補閑集

全八本共[illegible]

陳補闕因王事行過雉岳西松杉蓊鬱水石幽奇心愛
之八洞中有草屋兩三隱映林間一老僧帶児子坐溪
石陳下馬與語氣韻不凡遂偶坐見一紙扇畫蟠松陳
取扇書其背云老僧長伴蒼髯叟何更移真入扇團僧
即和云春風不到峩眉嶺樸地蛟龍翠作團陳驚愕歎
服又贈十韻詩意俱清絶不知何許人
三重空空性不檢好詩酒居不離京師雖晚歲喜與少
年輩遊酩酊吟哦嘲花弄草以自放也嘗過布川留詩
讃石彌勒云金色巍巍丈六身青山獨立幾經春我来
稽首何無語曩劫同修是故人後度杜元頤以中道按

廌過此見之、代彌勒戲書云腰上僧形下俗身長安梔
李眼迷春莫言曼劫同修善喜黨曾無破戒人空空闇
之作解嘲詩上相國崔公云昔過布川院聞留一首詩
多談彌勒在戲答使人疑公絕倒俗以饒語者為多談
華嚴月青座餘事亦深於文章有草集傳士林嘗撰海
東高僧傳時李東觀允甫言有嘿行者不知族氏年可
五十或為髡或為頭陀不念經不禮佛終日宴坐瞑如
也有候之者無貴賤不舉目改觀問其名不應問從甚
處來亦不應故以嘿行者名焉居歸正寺別區時予適
在龜城道人存純謂予言行者嘗冬月數一座炅着一

被衣袖中無蟣蝨坐氷堗上寒色不形學道後進抱冊
往從質疑者無不委細開說方大寒恐其凍也候出時
遣房子急爇柴燒溫其堗而去行者來觀之無喜慍色
除出户拾石礫填堗口泥其灰塗隙而上宴坐如初自
是不復遣溫也嘗齋時食菜不用醬又不禁午後食值
幸則食之或至七八日不食自言凡名山亦聖蹟無不
遊覽予往見不交一言後乙丑歲冬十月遊窟巖寺寺
僧曰近累行者來陟鷲峯樂之就石窟構一小庵躬負
石築階新開磴道自山下至窟還三百餘層無一石動
搖者時聞齋鼓下來飯食至十餘日不下因往候焉乍

石上有七言頌是行者所作其言頗涉神仙事庚午歲
以定戎分道東傳復至龜城問行者今在何所城人云
頃往奉州三角山門巖居焉去歲夏月往窟巖寺時謂
寺僧曰有鬼自北方東華此城因下山入城乘城上巡
行而出城人皆見之後有鬼火晝伏夜起其色青小大
不等或入人家或聚園樹或飛空中城人擊鳴器以譟
之等夜不眠如是過數日方止時予之妻息下在是城
聞之果然後有僧益荅吏告予遂往三角山見行者無
小恙好在逆旁村民恐行者之去相與修完所住草屋
日夕供護焉將告別行者謂荅曰大都修行者不以寒

苦易其志今之修行必欲高樓屹殿庇其徒美食細服
借其身出入公卿士大夫之門諭以造寺息利為得福
多屠割平民烏在其為修行者歟汝勉之無忽也若佩
服焉東觀言如此因撰傳以補僧史之闕遺
漆陽寺僧子林愚騃不可言來遊京都還渡臨津中流
見一白面沙彌寄他船而先渡者心竊喜之比下度其
不及不覺前之遠也騰身超之棧江而沒僧去人歸以
死報門人設齋追薦過三七日忽一夕子林來至門人
怪而問之子林云溺至底浮出適有船過船上人拯而
活之出訖問沙彌所之追至三角山啓聖寺入見喜甚

不忍捨去留二十日而來人聞之絶倒又月夜蟾出於庭僧徒聚觀之子林後至曰是何蟲也給曰此蛙無此蟲近有人從宋商家就買欲畜之來故耳雖類蟾亦是師可買畜而誑子林以銀盞易之從者曰此蟾也何以買為子林曰毋妄言沮我即以蒿裹之去鄭侍郎子直聞之作詩曰俗習年來尚巧姦大教麗絶示人間買蟾投水雖堪笑愛友輕財意可觀

麟州有妓名白蓮者貞肅公嘗奉使過此州睠之别後寄詩云寄語北飛雲一片汝應行過大華峰峰頭若見玉井蓮說我相思憔悴容後為兵馬使妓以其詩進呈

公復贈一絶云城南城北碧重重疑是巫山十二峯白
髮未成雲雨夢玉顔都不損春容李眉叟戲龍灣使君
慕妓白蓮云風暖鶯嬌客路邊千紅百紫競爭妍使君
卻厭春光鬧獨向秋塘覓白蓮李詩華艶未若金詩清
婉

承安三年戊午司天監李寅甫以慶州道祭告使歷祀
山川既畢將還暮抵淨石寺有僧迎入客亭蕭然無左
右忽有女人見廊廡間監謂為近方州牧送妓未之詰
也少選蹁躚來庭下拜之屈伸頗不類倡拜訖升自階
徑就室入焉細視之非烟火食者監雖怪之以其姿色

絶代不忍拒也乃攝衣出戶周覽獨有一古井可怪復
坐惕然久之有一沙彌將主公命來報曰大監甚勞苦
辛今夜止請臨丈室敢以茶湯奉之監不得已往強以
女侍從牢讓再三題出於戶監與主公棲殷勤之歡至
昏夜乃罷歸帳而向女復來監稍近狎焉女曰大官既
悉我無疑也妾所居去此不遠竊慕高義以是來爾甚
應對慧利甚閑遂同衾曲盡綢繆之意為留三日而出
止郵亭宿焉向之女冉冉來至監曰已去矣何復來為
女曰腹有君之息一矣乞復添一所以至耳仍薦枕如
故比曉告別雲情雨意甚繾綣然行入豐州將宿女復

未入監向念若以舊好接之恐為後妻遂留之而不肯女監曰良久怫然作色曰甚善後當不復見也即出戶四風卷地擊毀廳事閒一廡截樹杪而去如以斧斫之晗論曰季監既知其非人何便與合歡曲盡綢繆人與神物交豈有腹思胡怪誕之甚韓子曰無形與聲者鬼也人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物於是鬼有托於形憑於聲以應之皆民之為也然則惑鬼者何歟也

邊山有一老宿何言往時聞高嶽縣人設燃燈會往觀焉有一少年異於尋常者問諸左右皆曰不知誰之子

及羅去蹤其後追至于山麓少年吉曰莫我追我居陋
不堪寄宿師曰日暮矣將安適歸曰業已俱來不可辭
以僻陋行有老嫗迎出曰咄爾兒子若汝兩兄見之此
師其為食乎師至是知其為虎窟欲出去嫗曰二子已
回來若強去必殆矣因攜持而入少年曰吾恐其請以
師還母之後須臾二虎將一兔入來嫗欲其不久滯也
曰我與汝等共一兔其何以療飢速遠出更求食來虎
作人語而對曰母有食何更求為即出去良久復來曰
我從山主所乞禱各得食小妹可從來何能忍飢有苦
復出去俄有來呼者曰以若之子女婆婆於州里間主

命罰之詰朝當往入高敬縣檻穽中、就死少年曰主命也不可逃今幸逢師亦命也方我入檻中衆來刺我恐不忍生嘆師宜來告衆穽却曰我能獨斃之持短槍而前吾出一言而死師之恵也明旦至縣聞檻中有虎師往如其言却衆持短槍以直前虎曰我向某村某家受生為男子至年十二三時往謁師剃髪以度我即接刃自穴其胷而斃後十五年師偶出洞門見一童子拜於道左問之曰我乃某村男子也師憶向檻虎之言而髪為沙彌頗穎悟可愛忽遁去不知所之後聞日嚴寺師修秘呪以加持力日服人承命赴畿内蘭若師往省之

乃向沙彌也此說甚怪誕世謂識有虎僧之說惟曰嚴
師當之此亦難憑

光化縣北有蕁池採蕁者往往見害有一民名今同操
鑱躍入至底探焉入一室津然無水槩如棲宇明可數
沙石見一堆穹豐然積之有蛤大如拳掇之而出棄於
池之濱因復入掇忽聞岸上錚錚聲跳身而出雷雨暴
作遂怖懼揮鑱而去進士梁國元親見其人聞其言傳
說衆皆異之有一措大在座末笑之作絕句贈梁進士
云蛟龍窟穴在蒼淵不知亦在蕁池淵既能探底欲除
害何事平地怖畏歸此措大有志節不為浮怪所　後

不知至何官

西伯寺僧說時義為學者時與進士朴仁厚及二三子寓奉靈寺夜飲聯句忽窓外唱曰更深將罷壺中容其聲厲一座皆若以手撮毛髮而上也又有一士人名李植詣佛岬寺道逢一叟扶貌魁梧伴行數里嘯咏相得懽甚比至寺側將捨去入山吟曰松風吹永日蕭蕭無盡時其下茯苓千古在往來樵子未曾知嘗味其詩意雖清婉不及幽獨君亦出塵語也又法泉寺僧失其名夜於樓上讀東坡詩忽有人叩門開視之冠者一人被髮者一人如舊相知握手登樓冠者曰新月一眉高

可見僧泥思良久被髪者曰（胡）不遂故人千里遠難期
酬唱良久忽不見西伯華嚴宗匠也詰此事甚悉故師
本是不返不神者也
及第柳公署子原五歲解聯句晉陽公召見占爐字即
應命曰爐堆鳳炭候家暖公喜之賜繒帛問所欲曰願
除父官（即）署為南州倅後投禪源剃髪法名汝髓殤
動人紅彭原倡妓也頗知文句有一兵馬令道與太守
圍棊因宿醒未解曰都護博州千杯酒醉來令來西動
人紅在傍曰太守今營一局棊蒙不知生死營從一書
生欲學韓文書生曰不作詩不教授遂作八韻曰置酒

羅裳解招君王手搖又贈趙舉子曰幸逢滌消會巧樂
贈如何句叙云倡女與良家其心間幾何可憐柏舟節
句誓死靡他句叙之意似爭貞烈
宋學士國瞻為祭院時出佐西北戎幕龍城官妓家名
于咄每為使客所寵燕飲中吾唱和共歡樂宋獨不與
遊狎妓乃作詩呈云廣平腸鐵早知堅鬼本無心共枕
眠但願一宵詩酒席助吟風月結芳緣
唐李肇國史補序云叙鬼神近帷箔悉去之歐陽公作
歸田錄以肇言為法此古今儒者撰述之常也今此書
非敢以文章增廣國華又非擬錄盛朝遺事姑集雕篆

之餘以資笑語故於末篇紀數段淫怪事欲使新進若學者遊焉息焉有所縱也且有鑑戒存乎數字中覽者詳之

補閑集下終

補閑集卷上

守太尉崔　滋撰

孫知樞抃以太祖睟製示予曰盍載補閑對曰此書欲集瑣言爲遣閑耳非撰盛典也知樞曰爲儒臣難撰睟訓可乎閑之蹶然載諸編首太祖當干戈草創之際留意陰陽浮屠參諫崔凝諫云傳曰當亂修文以得人心王者雖當軍旅之時必修文德未聞依浮屠陰陽以得天下者太祖曰斯言朕豈不知之然我國山水靈奇介在荒僻土性好佛神欲資福利方今兵革未息安危未決旦夕恓惶不知所措惟思佛神

陰助山水靈應儻有效於姑息耳豈以此爲理國得
民之大經也待定亂居安匪(正)可以移風俗美教化也
長興五年甲午征百濟大克獲河內三十餘郡及渤
海國人皆歸順乃命有司刱開泰寺爲華嚴道塲親
製願文手書畧曰生遇百罹未堪多難兵纏兇郡灾
擾辰韓人莫聊生室無完堵云云謐天有誓剗平巨孽
拯塗炭之生民恣農桑於鄉里上憑佛力次伏玄威
二紀之水擊火攻身蒙矢石千里之南征東討親枕
干戈丙申秋九月於崇善城邊與百濟兵交陣一呼
而兇狂瓦解再鼓而逆黨氷消凱唱浮天歡聲動地

云云萑蒲寇竊豁洞微固改悔自新聳懷歸順其也志

在於擲奸除惡濟弱扶傾不犯秋毫不傷寸艸云云答

佛莊之維持酬山靈之贊助特命司屬翔造蓮宮乃

以天護為山號以開泰為寺名云云所願佛威庇護天

力扶持云云清泰二年秋新羅敬順王來朝上書略曰本

國禍亂將構曆數已窮幸覲天子之光願作庭臣之

禮三年百濟王甄萱入朝上許住南宮討其子神劒

之罪後奉御崔遠表賀略曰神劒之自取滅亡蓋爾

罪不容天地羅王之自來賓服由盛德遠屆遐荒云云

智邪之簪紳也曾福湊於上國逢予之兵革也今見

辟於南方而陛下聞鄰之急徑往救之仁勇也鄰王
來附曲待悉親智信也遺啻小嫌接以恩信寬仁也
誅諸逆予慰撫殘民義明而仁洽矣以此爲帝王君
統之五常胡不有子孫遵先於萬世茲 太祖文章筆
法天縱多能然此帝王家餘事不足歸美觀信書訓
書及崔遠表其盛德可知
光宗尚儒雅擧賢良文學時玄鶴來儀於含元殿文
士皆作賛頌學士趙翼頌曰伊鶴軒昂稟精于陽有
白斯羽則惟汝常匪白匪玄黃乃衣裳之翕之匝厥
表何祥惟我后德過百皇王崇文重道急用賢良仙

輪邑純厥祥允當含元肅穆望天高翔覽文德煇皇
周鳳凰敘啄率度羽儀載光諸福畢至四方其昌於
萬斯年景祚無疆學士雙冀典試春闈亦以玄鶴呈
祥爲詩題
王輪寺三重子其袖一蠧篇來示予乃光宗代侍中
文貞公崔承老禁中雜著詩藁也惜其國初文字幸
不湮沒到于今取其中四韻絕句四首載之長生殿
後百葉杜鵑花應製云去年曾見滿朱欄今日芳姿
又一般但願此花開萬轉微臣長奉駐人歡東池新
竹云錦籜初開粉節明低臨華路綠陰成宸遊何必

稱天樂自有金風撼玉巖百濟進白鶻讚云皚皚雪
色妍飛鳴來自江南僅十程看尒羽毛偏潔朗只應
來瑞我時清謝宣獎入唐文字兼須內庫酒果詩云
多幸十年遇至尊不才忝職在西垣文章敢望同諸
彥寵渥須誇示後昆銘感極來徒有淚喜歡深處却
無言尋思報答終難得但祝南山拜聖恩又有重陽
讌御製走筆頌美詩以此知光廟宸翰捷疾煥乎有
文方其時金虎不偃未暇學而宸翰猶若是況太平
已久世世君王當清燕之際黃竹白雲之作不爲不
多然補闕所載皆卿大夫高僧逸士所作豈宜虧天

章同列而評當別部收錄卓其雲漢之瞻望
成宗十五年八月車蓋幸東京須赦凡有奇才異能
隱滯丘園者勅有司搜訪無遺又收籍内外義夫節
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錫物段有差時有敬順王入
朝日不來者已給背矣猶爲白衣作詩獻内相王融
云九天光動轉星辰日御龍旗並海巡黄葉鷄林曾
索漠（我太祖作興新羅崔致遠知必受命上書有雞林黄葉鵠嶺青松之語羅王聞而惡之即帶家隱居伽倻山海印寺終焉其鑒識之明見於上書中羅人深服之乃以公肯所居名爲上書莊後高士李能達兵世才安淳之相繼而寓居）烟花今復上園春
又云閭閻光彩旌忠孝丘壑喧傳訪隱淪縱者未隨

周老往年今親覩漢儀新上自東京還過興禮府御
太和樓宴羣臣有唱和流傳于世
姜仁憲公邯賛大平七年壬午擢甲科第一人顯宗
統和二十七巳酉爲翰林學士是年十一月契丹聖
宗親稱兵而至上幸錦城以河拱辰請降丹帝還師
凡策皆出姜邯賛上以詩慰奬曰庚戌年中有虜塵
干戈深入漢江濱當時不用姜君策舉國皆爲左衽
人今俗傳云有一使臣夜入始興郡見大星隕于人
家遣吏往審之其家婦適生男子使心異之因求其
子而養是爲姜公及爲相宋使有鑑識者來見公曰

文曲星不現久矣不知何在今公卽是乃下階禮之（此說甚流廣矣今古楷斜相傳又任相國宋有記故載之）

崔文憲公冲有二子嘗戒之曰士以勢力進鮮克有終以文行達乃介有慶吾幸以文行顯譽以清愼終于世乃作訓子孫文傳之中葉不謹失其本有二詩其一曰家世無長物惟傳至寶藏文章爲錦繡德行是珪璋今日相分付他年莫散忘好支廊廟用世世益興昌文憲公之孫中書令思諏作訓儉文遺子平章溱溱之孫持示予今已三十餘年但記祖令公常用木器八字忘其餘不知其卷子今誰傳之

文憲公於成宗在位二十五年乙巳擢第春官爲甲
科第一位至内史令其子文和公惟喜當顯宗二十
二年庚午爲御試乙科獨元文宗七年辛丑改内史
爲中書父子皆拜爲中書令次子惟吉以門蔭累遷
守司空左僕射攝尚書令及二十二年丁未上賜宴
國老文和公兄弟扶侍文憲公入赴當時以爲盛事
翰林學士金行瓊作詩賀之曰紫綬金章子及孫共
陪鳩杖醉皇恩尚書令侍中書令乙狀元甲狀元
曠代唯聞四人到一門今有兩公詩家傳冢宰猶爲
罕世龍魁科最可尊繼日搢紳相藉藉今朝街路更

喧聯翩功業流青史雖充千毫不足言
鄭中丞敘雜書載崔侍中惟善閨情詩云黃鳥曉啼
愁裏雨綠楊晴弄望中春又梳詩云入用宜加首何
曾在匣中非特才華願給足以知位極人臣也今觀
侍中集中如加首之句頗多鄭何取此一聯知位極
人臣也始公於顯廟二十二太平十年赴簾前試上
謂侍臣曰華國文章花月亦與其末朕欲并試要其
捷疾先放賦題君猶再及賦畢就方寫乃署詩題御
苑種仙桃公即應題直書名紙曰御苑桃新種移從
閬苑仙結根丹地上分影紫庭前細葉着如花繁英

望欲然品高鷄省樹香接鐵爐前天上先春茂晨清露鮮是應王母獻瑞壽盃千年詩與賦俱稱旨御手批爲榜元詔入翰林直除七品明年庚辰爲禮部員外郎兼掌誥累遷至中書令卒配饗於廟庭則其位極人臣之兆惟此詩的矣

慶源李氏自國初世爲大官至昌和公子淵有子曰顥爲慶源伯顗頲顏三子皆爲宰相一女是仁睿太后兩女俱爲宮主弟儻射子祥有二子曰[illegible]曰[illegible]爲宰相其孫皆婚宗室貴戚之盛今古罕比初顗在諫垣時陰陽者流各執圖讖亞言得補上問之顗對曰

陰陽本乎大易易不言地理裨補後世詭誕者曲論之
以至成文字惑衆人況圖讖荒虛怪妄一無可取上心
然之趙簡翰子孫今右顯達昌和公以龍首八黃康掌
試得人崔平章奭金平章良鑑參政崔思訓朴寅亮學
士崔澤魏齊萬等皆門生有人作詩云庭下芝蘭三宰
桐門前桃李十公卿
崔文憲公典試所貢十四人乙科三人金無滯李從現
洪德成同拜尚書李象廷崔尚崔有孚柳繼為參政金
淑昌金正金良贄吳學麟並為學士世号尚書牓大康
九年癸亥同牓無遺官李資玄郭輿皆棄官為處士時

号處士榜有一滑稽倡戲舉子云須占尚書榜休登處
士科
任良淑公濡門下四榜文正公文安公文順公韓陳兩
樞密劉司成沖基尹亞卿于一宗同年又有令平章敬
李樞密中敏崔僕射承宣昆季王佴金珪葛南成三卿
亦多韻人今時參知政事崔璘知門下有事洪鈞字司
空左僕射孫抃樞密院使趙脩右僕射翰林學士李淳
牧右承宣翰林學士尹有功刑部尚書學士宋國瞻兵
部尚書學士金孝印左諫議大夫衛尉卿河千旦及予
皆英烈公門生時論榷盛

門生之於宗伯執父子禮唐裴皞三知貢舉門生馬胤孫掌試後引新牓門生往謁裴作一絕云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本朝學士韓彥國率門生謁崔文淑公惟清公作詩云錄行來訪我何榮喜見門生門下生良淑公為三代帝舅（毅明神宗三代）佐家宰門下趙文正公以司成典試鏡門生往謁諸院李仁老作詩云十年黃閣佐昇平四闢春闈獨擅盟國士從來酬國士門生今復得門生良淑公之家嗣手摹事業肅四提文柄不數年門下腰犀者十餘人中有三將軍一郎將前古未聞芸閣學士柳璥句登第十六年典司馬試署牓明

日往謁時平章以大師懸車有婿兩掌兩樞諸從承婿
甥亦皆卿大夫與四牓門生分列階前柳學門生入拜
庭下平章坐堂上伶官奏樂觀者莫不豔嘆以至泣下
翰林林桂一以詩賀之兩府鈞台拜庭下一時美俊集
門前坐看桃李孫枝秀盛事希聞繼世傳

崔譽肅公奭其先佐太祖有功公擢第狀元為平章事
其子文肅公惟清留守南都日有二子在輦下公以詩
訓之曰家傳清白無餘物只有經書萬卷存恣汝分將
勤讀閱立身行道使君尊因自注曰君尊則國理國理
則家安家安則身安身安則餘無所慕求二 嗣果以儒雅

位宰相長曰靖安公謹今判樞璘即其孫季曰文懿公
諡今侍中宗峻僕射宗梓承宣宗蕃皆其子僕射和侍
中詩曰三代手章後唯兄拜侍中又稱三壻皆為相一
是龍頭二同受鉞為上副元帥世世積善慶流子孫青
紫滿朝盛矣哉文肅公家集行於世故唯載訓子一篇
文宗在宥十一清寧二年丙申始創興王寺甚欲宏壯
時文和公為知奏事諫曰昔唐太宗神聖英武數千百
年已來罕有倫比不許度人為僧不許創立寺觀遵述
高祖之志益固王業史傳美之今陛下承祖宗積累之
功天下向成固宜節用愛人能持盈守盛以傳於聖嗣

也奈何罄民財竭民力以供不急之費欲危邦本耶匡
公竊惑焉上優詔答曰卿言誠忠朕風願已成不可迴輦
異日侍清閑論時政上從容慰獎曰諫諍是忠從好佞
公即對曰創業猶易守成難雖虞夏之賡歌何以加此
李參政靈幹題羅州法輪寺云秋涼曉景最相宜一宿
蓬房一展眉星斗夜深光燦爛樓臺月轉影參差六時
永耀慈燈朗萬古長存聖迹奇結得良緣何事也焚心
香供佛為師或以此詩落句語未工使也字尤疏野脈
也公從上遊朴淵風雨暴作振座石上心動公乃作勑
書投淵數龍之罪欲罰之龍即感悟出其脊受杖則公

之為文其神乎不可測也豈以此公歷詩中一字之工
拙度於公也

船上、詩題や

文宗大康七年辛酉崔良平公思齊使入宋舡上云
天地何疆界山河自異同君無謂宋遠回首一帆風
陳補闕澕以書狀官入大金云西華已蕭索北寨尚
昏蒙坐待文明旦天東日欲紅癸巳春朝家聞大金
皇帝播遷河南遣趙居注崔璘内侍權述及予詣行
在問安時因韃靼路梗以木道過鐵山浦至遼地海
州津權有詩云九天移四海悲采槎去路憑誰問萬
里烟波迷所之予於前歲以副樞使蒙古抵宿中興
府見一寺壁上書一絶云四野盡爲狐兎窟萬邦猶

御犬羊天人間樂國是何處深歎吾生不後先惟有
朝覲不遠千里之意陳以幕佐入朝稱北塞昏蒙非
禮權詩言雖迷悶義存奔閣與中一絶是客子所題
言高何罷
睿宗御宇尚章句好遊宴時曾王父尚書崔瀹在綸
閣乃上書略曰昔唐文宗欲置詩學士宰相奏曰詩
人今輕薄昧於識理若承顧問恐撓聖聰文宗乃止
帝王當好經術日與儒雅討論經史諮諏政理化民
成俗之無暇安有事童子之雕蟲與輕蕩詞臣吟
風詠月以忝天衷之淳正耶上優納有一詞臣承隙

曰所言儒雅別是何人論短於風月不樂人唱和故有此言上怒左遷爲春州副使方上道和人贈別云吾家世受國朝恩欲繼忠清不墮門但把榮輝增班日敢將蠡測議詞源自慙風月無功業回望雲霄已夢魂驚汗未收還感泪誦來猶得駕朱幡

凡出大軍命元帥必以儒將西都反文烈公爲元帥時太平巳久諸武人未曉行營故事公於帳中微吟古人詩曰白鹿坡頭百萬兵碧油幢下一書生如今始信爲儒貴卧聽將軍報五更軍中傳誦自是內廟將軍報夏籌

朴叅政寅亮奉使入中朝所至皆留詩金山寺云巉嵓怪石疊成山有蓮房水日環塔影倒江鱗浪底磬聲揺月落雲間門前客棹洪波急竹下僧棊白日閑一奉皇華堪惜别更留詩句約重還行次越州聞樂調中奏新聲旁人曰此公詩也至浙江風濤大起見子胥廟在江邊作詩弔之曰掛眼東門憤未消碧江千古起波濤今人不識前賢志但問潮頭幾尺高須史風霽舡利涉其感動幽顯如此宋人集其詩成編今傳于世

權學士適奉國表遊學於宋路上寄文烈公及諸友

日別離真細事此別意難窮客路波濤外家鄉夢寐中出門綴暑雨僑棹已秋風他日江湖興扁舟復欲東及到泊明州定海縣皇帝遣使勞問於道路擇州府秀才令伴行入象闕下寵賚異常詔入辟廱爲學元在學七年屢居考藝科魁皇帝臨軒策試擢甲科第一人及還本朝睿廟聞而嘉之命有司備樂部綵山迎于禮成江御大觀殿迎見仍讌羣臣三月以處之直除爲國子博士命撰定國學禮儀規式書籌不數年間備歷清要使於四方題詠頗多嘗於樂安北寺詠竹云大雪浸天萬木摧琅玕相映一枝梅不如

六月炎蒸酷呼召清風分外來送安禪老之楓岳云
江倢日暖花初發楓岳天寒雪未消翻笑上人山水
癖未能隨處作逍遙亭止房云半年塵土負青山蕭
寺偷乘一日閑始見黃花知令節更驚紅葉炤衰顏
天圍大野蒼茫外舟在清江寂寞中賴有上房沽酒
引澆烟斜日未能還凡題詠和贈至數十卷皆散亡
今纔得二十餘首率皆長篇但取其中絕句四韻各
二首錄之公平生事章句如有和答之作率尒出語
不欲驚人尤長於文辭富艷體中有清駛之骨累遷
國子祭酒翰林學士兼寶文閣學士知制誥典試南

首甚得其人門下秀士林宗庇獻詩引畧云乘頏歸
王國北方學者莫之先衣錦還鄉東都主人喟然嘆
詩曰東國罕聞雙學士西朝獨步甲科名公覽之美
其引曰舉前言今事具的又對屬甚善但宋西也而
言北方是謂拘文失實白圭一玷耳
鄭舍人知常以詩鳴於仁廟時嘗與郭先生處從宿
長源亭有作云玉漏丁東月挂空一春天與收丹風
小堂卷箔烟波綠人在蓬萊縹緲中詠竹云脩竹小
軒東蕭然數十叢碧根龍走地寒葉玉鳴風秀色高
羣卉清陰拂半空幽奇不可狀獨夜月明中留題圓

月驛云飲闌歌枕畫屏低夢覺前村第一鷄却憶夜
深雲雨散碧空孤月小樓西長源亭有作云熖峴雙
關枕江濵清夜都無一點塵風送客帆雲片片露凝
宮瓦玉鱗鱗綠楊明戶八九屋明月炎簾三四人縹
緲蓬萊在何許夢闌黃鳥報青春月詠臺云碧波浩
渺石崔嵬中有蓬萊學士臺松老壇邊蒼蘚合雲低
天末片帆來百年風雅新詩句萬里江山一酒杯回
首雞林人不見月華空照海明回題邊山蘇來寺云
古徑寂寞縈松根天近斗牛聊可捫浮雲流水客到
寺紅葉蒼苔僧閉門秋風微涼吹落日山月漸白啼

清猿奇哉庵主一衲老長年不夢人間喧西都云南陌風微細雨過輕塵不動柳陰斜縈繞朱戶笙歌咽抱是梨園弟子家語韻清華句格豪逸讀之使煩襟昏眼洒然醒悟但雄深巨作之耳

高學士唐愈微時云安得凌河漢高遊上界仙直將千斛水舉手洗雲天書雲岩云風入湖山萬竅號宿雲歸盡塞天高蒼鷹直上百千尺那箇纖塵點羽毛觀其詩辭意豪壯果以志節滿名宰相歷仕三朝

睿王乾統七年丁亥欲伐東藩制尹瓘爲上元帥吳延寵爲副駕幸西都御龍堰闕授鉞遣之師行入大

戍闊閭部落八十餘築英吉等四城詔拜尹侍中吳叅政皆兩功臣又築咸州崇寧鎮等城明年虜圍新城吳率服往救酋長實現等獻黃金良馬請闕陳款於是會羣臣廷議諫大夫金緣奏曰人主之愛土地將以養民豈宜爭地使赤子肝腦塗地願陛下許其地以禽獸畜之服則撫否則舍吾民可得休息矣上心然之六月實現等伏宜政殿門叩頭曰夷狄亦人耳今蕩覆我巢穴我收所懷願還我疆土令復地着則誓不擾邊境上笑許之七月罷吉英州戍兵有司劾兩元帥罷封爵私騎還諫官又奏尹吳及林彥等

誘古羅等纖之失義於夷狄師多喪亡竭民力耗國
用築九城勢殆而率棄之罪無赦上不得已許皆罷
職踰年始省上疏極論尹吳林等罪竟不納臺閣請
郎皆奪職不視事時因接宋朝使詔令就職金諫
議緣便不出時制爲備樞密院副使趣就參議後除
禮賓卿詔復兩元帥及林彥等官時學士李頫和金
當侑詩曰臨軒授鉞命東征一舉腥膻盡掃清漢塞
已空無古月崇人何苦築新城滿庭諫埒貢長策拓
地功高是大名從諫舉功誰最急吾皇雅制兩平明
天慶元年謝恩使金緣林有文等入宋皇帝接遇加

等金林等還上聞皇帝起居金曰帝屡戒國亨禮異
常然凡事皆極修典可爲寒心後三年癸巳使李資
諒李永等往朝帝御睿謨殿賜宴製詩示之仍命和
進資諒賡韻曰鹿鳴嘉宴會賢良仙樂洋洋出洞房
天上賜花頭上艷盤中宜橘袖中香黃河再報千年
瑞綠醑輕浮萬壽觴今日陪臣參盛際願歌天保永
無忘此詩語涉淺易而帝大加稱賞以其郎事詳當
也明日流傳諸鋪店書之爲[illegible]諸辟[illegible]等辭
帝密諭曰似聞女真比壤後日來[illegible]詔引數人與偕
資諒曰夷狄貪婪不可通上國宋之廷臣曰女真頑

商賈出高麗常貿易資諜恐分利北陛下
於高麗煖如赤子今資諜負德陽好言實詐女真
不必籍高麗可遣一介詔致後果與交遊爲女真
移神器宋朝羣臣不及一資諜之智反以忠言爲詐
情也
每歲二月望爲燈夕前一日駕幸奉恩寺禮祖聖真
是爲奉恩行香在舊都九街廣坦白沙平鋪大川溶
溶流出兩廊間至此夕百寮隨大小各結繒山諸軍
府亦以繒綵結絡聯亘街陌以畫幛書屏張左右競
作伎樂萬枝燈火連天如白晝上行幸還兩部伎女

着霓裳戴花冠執樂迎蹕于昇平門外奏還宮樂入興禮利賓門閶宮殿沉沉高檄星斗樂聲轟轟如在半天仁廟朝魏闕火興禮利賓門還宮樂廢久矣重營至十八年畢就是年燈夕復舊樂入此門上吟一絶云此地君臣樂處経十八年辛因臣獨力既醉復如前載此御製者回紀事他皆類此

尹文康公彥頤晚節尤嗜禪味退居鉛平郡金剛齋自號金剛居士每入郭踏黃牛人皆識之與慧炤門人貫乘禪師爲友相得甚懽時貫乘住廣明寺置一蒲庵止容一座初日先逝者坐此而化一日踏牛詣貫乘遣人隨其後送蒲庵公見之笑曰師不負約吾行決矣遽取筆書偈云春復秋兮花開葉落東復西兮善養真君今日途中反觀此身長空萬里一片閑雲書畢坐庵而逝當時高人勝士莫不咨嗟慕望李中丞者燕爲忠憲獨排之曰尹公自爲宰輔望重具瞻雖退老猶念國家風俗益礪操持以示後人乃反

作浮屠行反道敗常以僞亂化恐誑異之風自此始焉

予嘗見風騷格論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正紐旁紐之病是好事者閑談昨日聞人言昔有金國使來寓客館館後杏花盛開使云杏花千萬發促接伴即對伴曰黄葉兩三開使笑而不肯又對亦不諾有一胥吏進曰柳樹一雙栽使喜曰柳樹二字雖非同韻聲相近可對伴遽曰是不難宜改黄爲莢使大慨此風騷小韻病也金使犯之接伴雖不能對不爲不才而卒能善對

東都本新羅古有四仙各領徒千餘人謌詠盛行又有玉府仙人始制曲調數百本朝閔僕射可舉傳得其妙嘗一日獨坐彈琴有雙鶴來翔因作別調云月城仙迹遠玉府樂聲微雙鶴來何晩吾將伴汝歸皇龍寺雨花門是古仙徒所創風物荒涼過者無不感傷學士胡宗旦乘使軺過是門見進士崔鴻賓留題古樹鳴鞘吹微波漾殘暉排徊想前事不覺淚霑衣胡瞿然驚曰真不世才也及復命上問東都遺事遂奏此詩以爲警皇祖以繡衣巡北塞曰龍城秋日淡古戍白烟橫萬里無金革胡兒賀太平其淡古無痕

迹與崔詩同彼崔詩感歎今昔故情思多此詩閒吟

邊塞故風力壯

任文肅公克忠過延福亭云煬帝汴河秋冷落明皇蜀道雨淒凉當時此恨無人信滿目溪山淚數行文順公題云穢道渾成碧草蕪笙歌寂寞鳥相呼箇中殷鑑分明在莫遣遺基掃地無感古情深讀之悽然殷鑑一聯含蓄深切

大同江是西都人送別之渡江山形勝天下絕景鄭舍人知常送人云大同江水何時盡別淚年年添作波當時以爲警策然杜小陵云別淚遥添錦江水李太

白云願結九江波添成萬行淚皆出一模也文順公於祖江送別云舟將人遠心隨去海送潮來淚共流言淚雖同意或小異

凡留題以辭簡義盡爲佳不必誇多耀富朴參政寅亮題僧伽窟二十韻成郎中介真題洛山四十四韻李史館允甫題佛影一百韻皆紀事實辭不得不繁若亭臺樓觀所過題詠只在一兩聯寫景如畫森然眼界使悠悠過客讀之口不倦心不厭吟玩遣興耳平生館閣任相國克忠題黃驪縣客樓云月墨鳥飛渚烟沉江自波漁舟何處宿漠漠一聲歌但奇其韻

未得其味及按廉中道抵宿此樓是時江烟冥漠淡月朦朧水鳥飛鳴漁人相歌觸眼感耳揔是任公之詠其詩價對景益高

金海府黃山江沿流而下六七里蒼崖斗起高峰挾江有烟村十餘戶背竹籬茅舍如在畫圖中唐侍御史崔致遠嘗累石爲臺名曰臨鏡題詩石壁曰烟巒簇簇水溶溶鏡裡人家對碧峰何處孤帆飽風去瞥然飛鳥杳無蹤歲久臺壞壁書漫滅後人移書於黃山樓所矚物象與詩反如懸顧州何其背矣公凡所觸詠率不遇絶句一首就中嘉景無不破的故過客

見之吟詠不足寄贈亦多絕句清婉可愛如贈檜谷
獨居僧云除却松風耳不喧結茅深倚白雲根世人
知路應翻恨石上莓苔汚屐痕
李學士知深題豊州城頭樓云天與海無際茫茫望
不窮四方千里目六月九秋風圖畫應難妙篇章豈
得工只疑生羽翼身在大虛中時人以此聯言不雕
鑿而氣豪豁雖然十字中言無際又言不窮或云上言
望不窮下言千里目似乎意疊而讀之不知有相疊
之意者蓋無聲病也古人以同忌聲病也古人以同
忌聲病爲金針格信哉

鄭舍人知常題八尺房云石頭松老一片月天末雲低千點山予嘗愛其辭意清絕時時吟玩及爲全羅道按廉當二月生明登遝山不思議房後峰傍後峰有老松摸天新月隱映下望平原際天衆山如衆洼尖抹雲烟忽憶鄭公詩沉吟咀嚼以爲不到此境安知鄭公得意處也

楓岳皆骨立無土因名爲皆骨㝡無號菩薩眞身所在住居僧雖無行亦成道李祭酒純祐爲東北面兵馬使過此山題一絕外王父金禮卿次其韻曰帝偲當年葬號山瘦爲皆骨倚天寒高撑峽絕看如畫應

是丹青舊筆端祭酒稱賞不已外王父曰此猶未盡
尚有餘懷更作一絕云無竭真身住此山幻將枯骨
掛雲端欲令無行居僧眼朝暮相看入妙觀（寺層有白虎觀）
乃曰從前癡處已爬了也

東萊客館後有積翠亭按廉使郭東珣留詩一首文
相國公裕爲大理時手寫工板是後無一詩繼工者
學士金精作記崔相國惟清作後記自書世稱積翠
亭三絕謂詩絕記絕書絕予丁未春乘傳過茲亭一
見嘆賞不能緘默和成一首懸令池壯元欲勤板固
止之恐三絕且負斯亭

金官樓上宋學士首題七言六韻詩三首時有次韻者亦留三首後繼和無慮十餘輩詩板滿樓讀者皆疲有一客書板尾云一聯已盡西峯意四句何須北岳書堪笑宋公眞好事一樓題詠百言餘

金蘭叢石亭山人慧素作記文烈公戲之曰此師欲作律詩耶星山公館有一俠客留題十韻辭繁意曲郭東珣見之曰此記也非詩也非特詩与文各異於一詩文中亦各有體古人云學詩者對律句體子美樂章體太白古詩體韓蘇若文辭則各體皆備於韓文熟讀深思可得其體雖然李杜古詩不下韓蘇而

所云如此者欲使後進汎學諸家體耳
劉學士羲毅廟時應御試中社元嘗授人詩話云社
元及第尋常有天子門生有幾人及爲蔘城守道過
華封院畫壁書壁云爾官南行十六驛今朝始踐尚
原境聊城側畔數餘里有一僻郡號開慶郡邊新院
勢甚嚴爛金碧交相映東偏小樓尤奇絕歷倒休文
舊人詠美哉此屋是誰營光文其名閔其姓戒是閔
公門下人今見創搆益自敘嗟乎此人留在世經營
天下不爲病奈何天上玉樓成雁過長空不留影塵
凡巳隔杳難尋只自親嘆茲巳永如使東珣見之殆

謂記也又有人題此院云萬緣灰冷老居士尚有丹心奉離明天下蒼生皆請祝如何獨占華封名劉詩過境逸古故辭繁意由此但屬題此院故語略而警劉公嗣子大司成沖基操行孤潔文章洪贍有父之風其所著述皆散亡不得錄

河直講千旦誦白雲子吳廷碩遊八巔山水長山影遠林茂鳥啼深倦僕莫驅馬徐行得久吟因曰林茂鳥深之句最爲絕唱予曰此詩遣意閒遠連吟四句而後得嘉味何獨一句爲絕如林茂鳥啼深之句是剩杜子美隔竹鳥聲深也以林茂之言此隔之語若

涇渭然、清濁自分、
崔文淑公冉試金承宣立之擢第龍頭、文淑公之嗣
文懿冉試金承宣之子諫議君綏又中壯元諫議才
識富贍、墨竹傳筆法不凡、有一僧歸江南、以一張
絲求畫、畫畢題詩云、南行數十里、厭見林林竹、如簀
嫌君煩鉢手、鉢手慵畫繪、胸中千畝鬱鬱萬餘丈、一
幅香殘何處君不見長沙地見自稿、文王舜神非不
翩翩寛且大、及爲東南路按廉、過卿城驛留詩云、太
歲楓欲丹乘驛赴南國、今年柳初黃、返旆朝北極、萬
物化無常、四時行不息、淚流似戒心、澄渟惟一邑人

以此詩和裕有味誠大夫行役之作
蔡於遺賓文名重一時觀其詩遒麗無雕琢之痕嘗
游學錦城後爲按廉而至題公舍壁云此地來遊十
餘載今秋又作雁南飛簾旌暮捲江山是鎮重朝開
齒髮非半夜白沙留月邑長年綠竹媚春輝暖黃眼
赤新榮重來去誰云一布衣又和琉島碧波亭詩云
此亭誰創碧江濱無限黃蘆與綠蘋柳岸喜逢彭澤
令桃源行訪武陵人稀微海上蓬萊島出沒波間日
月輪金橋嫋枝低馬首行人誰道使君負次韻道康
會仙亭詩云驅馳客路古今同攻破愁城酒有功風

引水聲來玉枕月移花影上珠櫳階邊百草爭春色檻外雙松盡日風座上羣仙皆令德可歌詩雅賦椅桐

金右丞敷時少年時隨一僧遊唐商舘有一商與妻有舋欲棄去適誰家時方冬忽雨金遂索紙書一絕云東歸地勝欲寒威瑞雪飄爲瑞雨飛應是巫山神女術故開賓舘不教歸商見之感嘆至垂淚終不去妻彼中朝人雖庸賈見好詩感動如此况士大夫乎

翰林學士吳學麟重遊興福寺云日改物自改事移人又移鶴添新歲子松老去年枝院院古非古僧僧

知不知悠然登水閣重輪昇題詩出語圓滑曲重游之意譯士家世業儒其孫世功世文世才三昆季皆文章大手季弟世才最優世文次之平生詩藁山積皆散逸不傳于世悲夫二兄皆達世才老不得志客遊東都弃廢居士淳之贈詩曰我本東南一民耳老慵未可能耒耜來依古寺寓方房每被人呼作居士恰似伯通屋廡下梁鴻德耀暫同止時從苾蒭問經論敢逐搢紳攻文字茲邦如齊古多儒縱或相逢如有忌乃知所趨尚不同雖在比鄰邈千里況於京國文翰苑絕蹤猶如天上事然曾慣聞漢陽公學海渾

渾無涯涘文如典誥少委蛇詩似雅頌肯華靡相如大人尚誕夸屈平離騷却骳骫淵深汲穆喜自珍不露虹蜺千丈氣（金無逝嘗謂予言世之議評吳公以高使酒豪橫者皆非也公乃深沉閎雅拙斂藏光不欲露一毫芒耳）心所一見每叩天未覺已自藏且歸至誠感神回生處忽此相逢非夢裡我嘗夢裡見天人尚記容顏公即是敢稱拙詩對神句但恨其詩未（人嘗夢見神人下降士女觀之者甚衆予從關閬似中宮之所謂神人者容貌不甚肥白乃似世間書生相傳云神人作詩有一句云萬姓欣欣樂泰賭予謂神人難見戒令對此句則不可以應卒乃搆之云三光燦爛開天仗若自進於其前未果遂買今觀公之貌與夢所見無異）如今屢陪樽俎筵又得新篇加溢美喜稱黃邑發眉間歸今

雖死無所恥、陳篇尚慕古聖賢、何况並生大君子嗚呼愛之復畏之、佩服德音昌日已、文順公少於吳三十餘年結爲忘年交、亦以詩寄之云、海山東去路悠悠、一落天涯久倦遊、黃稻日肥雞鶩喜、碧梧秋老鳳凰愁、烟波不返遊吳棹、雪月期浮訪剡舟、聖代未應終見棄、莫思垂白釣清流、其爲一代英雄所稱慕如此、

外王父題高城客樓云、關防猶海邑、歌桃亦濤聲、冠蓋四仙迹、江湖三日名、此聯格高意盡、與秋逖世文題綠楊驛云、有花村價重、無柳驛名孤、喬木月先照、

枯桑風自呼、此聯高淡有味、有味不如意盡、
兵世才賦北岳戰嵩云、北嶺嶫嶫石、旁人號戰嵩、迥
椿栽鶴晉高、刺上天咸、揉柄雹爲火、鋒霜是墟、何當
作兵器敗楚、亦匕凡、有宋人見此詩嘆服、問曰、此人
在乎、今至何官、戒宋有如此作詩者、則必爵之、此詩
非閑中題詠、殆被人占强韻令賦耳、哉字助也、亦難
爲韻、昔有一長官、命權敦禮賦竹陣、占哉字、權曰、刀
交風排是、弓掛月生哉、可同日而語、
許壮元洪材、完山道中云、重尋舊游處、風月似前春、
只嘆完山下、時無鼓腹人、聞者皆云淺易、然有恤民

經濟之意、後果爲宰相、齊皮進士崔裕題桃源驛云、
避秦三四家、仍作桃源驛、自言迎送勞、却勝長城役、
有風騷諷諭之意、當時以爲警策、裕十上不第、以布
衣終、則古人觀 文章知人之行止、似未必信、雖然
觀崔詩、語意自若、無和裕將大之氣、
崔景文公洪胤、以金榜元拜政堂、入中書、爲直房、第
四琴英烈公儀亦以壯元拜政堂、踵入此房、夜直、作
詩云、中書宰臣房、幾閱平章與政堂、此日榮華誰得
似、壯元郎壯元郎、英烈公掌試後、兼三大夫雙學士
及爲相久柄鈞衡、乃作詩云、出入黃扉青瑣闥于今

二十四年臨雞漏盡猶行路恐向沙堤犯夜禁於移疾歸老二公皆文忠肅克讓之門下壯元也越壬申春同掌試春官予出其門下兩公並時為相而忠肅公之嗣惟弼時亦為相及英烈公懸車歸老門生欲獻壽大歛華仍邀崔文二相同燕英烈公倚酣唱曰一門下兩龍頭與宗伯同時為平章以至退老推此門生之賀宴千古未聞也胡不爛醉以答盛事門生皆猗伏階下不勝慶嘆至或有拭淚嗚咽者趙同年簧作詩私與同年微聲曰共登金榜一門下黙入黄扉數載中宗伯亦為一時相桂堂春宴賀三公同年

以此詩雖淺俗言今日事的然
景文公英烈公俱解相印歸老于第上因冊東朝臨
軒敬老勑賜大酺兩公皆入赴宴諸門生扶侍上闕
填街溢巷觀者莫不嗟歎及罷宴歸第英烈公謂諸
子曰吾以龍頭爲相以至退老得忝賜讌而門生扶
侍甚盛皆當代英材最勝慶快耳效文和公宴諸門
生故事於是召集四年牓大開燕歡呼出諸子孫欲
命坐公曰一門子弟情同骨肉吾諸子孫亦尒等兄
弟也乃以齒坐之及酒酣懽甚命門生相唱和辰年
狀頭皇甫瓘云同先後爲兄弟公即應聲對曰滿座

英雄開子孫、明日諸同年各作詩謝之、僕以公之一聯
七字分爲韻作詩并引以謝公覽而肯之
趙文正公器識德行文武兼備望傾朝野、丙子年討
丹虜命元帥、公爲副、不自剬制戰不利、作詩曰、千里
霜蹄容一蹶、悲鳴壯氣何遲越、若敎造父更加鞭、蹂
躪沙塢推古月、及己卯年朝議推公爲獨元帥、專掌
兵權、會蒙古兵追丹寇至其渠、齊見公拜而兄之、併
力掃丹寇乃還、遷門下平章事判兵部、時文安公文
順公韓陳兩副樞劉司成冲基尹直講于一皆其同
榜、釀宴以賀、公作詩最爲警策、今失之唯記一句云、

緑袖昔年爲末座黄扉今日先諸公復次韻荅劉待制臺長云文陣當年鼓角雄銀袍藍袖棘闈中青雲穩步無多子白鬚相看不負公烏府懾威操岳鎮鴻樞慶頌及兒童天章待制又如許同騰飛昇甚日窮功名方極還有烟霞遐想閑獨樂園於東皐傍竹臨泉日與門弟賢士大夫詩酒自娛其酬唱至成數卷惜哉無人收錄不傳于今年五十卒三韓莫不揮涕慟慕尹甫譔于一作墓銘曰公德行耶文學耶政事耶可無愧顔閔季路之徒歟入而相出而將半百年前功名富貴何云云時羈實錄

英烈公与任學士永齡同研學業、及應舉任先擢乙第、公作詩曰、進士出身非所望、壯元及第不才何、羨他吾友任公子、紫陌春風作探花、明年果中壯元、

趙文正公与劉待制冲基李司諫百順及諸門客遊獨樂園開飲、渴和、得地字、李曰、谷靜聲猶谷、池清影不欹、蔣陽池 劉曰、夏日真堪畏、秋雲不敢欺、晴遊 公曰、膳處凌滄壓逈、直沒入地、一座動驚無復継和、公嘗和

英烈公得孫男詩云、排除命代戚莊知、行止休憑六眼軀、英物一朝啼繡帳、微陽午夜動葭帷、冬至月生 何煩呂韜勑求子、已呪桃花屢覌面兒、兒生用桃洗面呪曰取紅花取白雪与兒

洗面作光澤叶得半千爾也瑞者稱十五作人師之高華
國青錢驚歐敵扶王白棒飛北史王飛自昔通家恩岳在
賀懷聊展一篇詩初文士羊次韻難其飛字公最後
押九異

補閑集卷上

補閑集卷中

守太尉崔　滋撰

元正冬至諸牧都護府例修狀賀相府尚州牧上晉陽府狀云書妙銀鉤鑑明殘鏡當水之至鎮安鰈海之風濤齊西濟而來開出藝宮之日月（張家爾明爲北水初公以奇謀退兵奉乘輿西都木海上花山）又佐卯金之中興　古月之外侮乾坤卷入於門下百千萬乘家不多城闕奉安於海中三十六洞天別一（公於新都沿江又營宮闕其御寵及正殿皆公之須私賄遺門客所創也）又掃靈北山流日東海天將伏樂降生歌舞之小城（小城十餘年綴六七皆歌舞似非烟火食者也）地亦薦祥湧出銀丹之

大寶公聞義安山産寶命工鑿之得白銀黄丹又傳家畫戟之門擧世王
稱之客遷都負險別開無事之乾坤創學育才付與
太平之日月遷都創學皆出公謀遣門客嘗鑄金以納學料公揔諸州
牧府賀狀使門下文人科第之尚牧皆寫第一以其
寶錄

侍中上柱國崔公功名富貴之極雅尚出塵詩語清
婉忽一夕風清月朗松篁自籟不覺吟一絕滿庭月
色無烟燭入座山光不速賓更有松絃彈譜外只恐
珍重未傳人公未當國時丁未冬月寓居加祚里別
第夜坐見林書李諸子圍爐打話書以示之云龍騰

虎踞列穹壹、壯氣能鎖鳳扆紅、莫向晨昏爭鶯蝺、好
將行止付天公、立語神奇措意清壯、有雄偉不常之
韻、公之不與庸瑣爭、而順受天命、承襲大業、於此
一聯可見矣此皇天眷祐於未形、使公不自
知而發此言耳、其金幢之夢亦何異也、公之第十二
樓臺珠翠森列、奇花異卉、蒸紅曬綠、飄飄若登瑤臺
瑩玉、清不可以耳目以狀容也、然此特俟晧尋常事、不
足爲異、若靈泉流入於前池、怪鳥飛鳴於後峰、此必
天公地媼別作溪山選賞、以供方外之樂也、越甲寅、
春夏之交、百花方盛、開瓊筵燕兩府召集、當時韻儒

四十許人、刻燭賦月花、及懽酣乃作詩、示諸座客曰、水閣風櫺若見招、籌書叢裡度流年、朱櫻紫筍時將過、紅槿丹榴態亦妍、病久却嫌邀客飲、性慵偏喜聽鶯眠、良辰徒自終難再、思趁花開作醉仙、甲寅季夏久雨不止、公乃作詩曰、潦暑久敲蒸、陰雲雨不收、市窮喧野叟、江漲闊漁舟、蚊蚋棲窗机、蝦蟆入竈廚、何時炎炎熱、所願上層樓、公之寒亭宜暑、高閣宜雨、似不識民閒窮苦、今苦暑雨甚悉、以至所願上樓、其暸理經濟之心、可見於此、

今之詩人評目、俞文公升旦語勁意深、用事精簡、金

貞肅公以左承宣出爲東北面兵馬使聞李祭酒代
代爲喉舌任以詩寄之千里書迴一雁天新承宣代
舊承宣不才見擯雖堪媿猶向皇朝賀得賢起云玉
帳燈殘入聽鄉康安親捧赭袍光門前曉角渾無賴
吹破雲霄夢一場大觀殿御座後障無逸圖壞上欲
命公書之試其□、公作詩書二簇以進曰黔重篤
馳短、天高鶴戀長□衣殘經濯、猶帶御爐香、又園花
紅錦綉宮柳碧絲綸、喉舌千般巧春鶯卻勝人或謂
公有未忘權要之意、非也公天資清婉、詩語似之耳
謂表裏水澄塵不能點者、豈爲權要所累耶、孔子三

月無君則皇皇如也、杜子美在寒窘中、句句不忘君臣之大節、況名爵如公者、雖在閫外戀戀、有愛君之心、固其宜也、嘗於洛山祝聖齋筵有作云、華祝精誠動、覺天聳□雙淚濕香烟、直將龜鶴三千歲□作吾星第一年、愛君之意、略見於此、又左遷爲尚州牧、路過德通驛、書一絕於壁上云、豈向蒼蒼有怨情、謫來猶得任壽城、何時鈴閣卽黃閣、太守行爲宰相行、有二進士過德通驛、見此詩吟翫良久曰、何時鈴閣卽黃閣此一句造語似未工、且自鈴閣登黃閣、其間何關其友生日、此公之詩讖也、非爾曹所識、未幾果大拜、予

於甲辰春自尚州罷任過鄉亭見公手蹟惆然有感籠以碧紗因題一絕後三年丁未夏除國子祭酒芸閣學士仍受節鉞出鎮東南路復和二絕及戊申春拜文昌右相承詔赴闕又留一絕今皆在壁閒龍頭會他客不得參公之猶子皇甫壯元瓘家設此會公以第二人未得往乃著一絕寄之云聞道君家有貴賓桂林渾是一枝春如今未得參高會却恨當年第二人

文順公家集已行於世觀其詩文如日月不足譽近代律詩於五七字中有聲韻對偶故必須俯仰穿琢

以應其律、雖宏材偉器不得肆意放言披露妙蘊、故
例無氣骨、公自妙齡走筆皆創出新意、吐辭漸多、騁
氣益壯、雖入於聲律繩墨中細琢巧搆、猶豪肆奇峭、
然以公爲天才俊邁者、非謂對律、盡以古調長篇強
韻險題中縱意奔放一掃百紙皆不踐襲古人卓然
天成也、猶能謙下於人、凡有一善必褒奬君出己右、
弱冠作麴秀才傳、李史館允甫初登第時效之亦作
無腸公子傳公見之而甚善、每唱於詞林間曰、近得能
文者李允甫眞良史才也、又與文安公同在誥院時、
晉陽公設禪會於普濟寺、屬閔晳晉適三寺及發會、公請閔公及吾自講于在三會場、命作廣明

枋、時人以俞枋不於公、而公見之稱歎、所至揚言曰、今此作、吾不及俞君遠矣、公爲翰林時孫甫院得之、和公昇茶長篇五首、公篤歎曰、從來未識孫有如此高才也、公資正直公、明觀其讚善諂惡出自天性、古人云詞人相輕、蓋爲凡庸兒輩言之耳、

及第金台臣和許彥廣美人草歌爲贊於文順公、時李史館允甫往謁公、公出示之、史館借其卷子來、於史館家見其詩卽和進七首史館傳示公、公許可、特裁長書遺翰林何千旦賫書報云、此詩韻強、凡作者頗艱於和、觀君之作、辭意絕妙、雖使李杜作之無

以復加也又投長篇褒獎大過及予謝進倒屣出迎固留劇飲盡出文藁示之曰深愧相知之晩也昔全履之能文時人不識戒獨知之今見君貌不知有逸才是真隱德人也後數年公除國子祭酒予爲學諭一日因公事坐廳事曰日者宴庾諫議宅走筆賦水精杯詞人皆見和君獨不和何也予驚惶承命即和成七首奉呈公稱歎不已傳示於諸院曰此詩非今世人作也其寵勸後進如此

文順公與俞尹諸同年席上和任副樞景謙寢屛一

詠列子御風從來道境尚遺身何必乘虛始自神若

向風頭尋槃瑟、滿空飛鳥亦真人、陶潛漉巾云、漉則
爲篘戴則巾、箇中分別任他人、不妨頭上餘痕在、已是
平生着酒身、子猷訪戴云、訪人情味雪溪中、若使相
看一笑空、莫道興闌回棹太、造門直返意無窮、潘閬
騎驢云、閬仙若也愛□華、一望嵯峨已足多、倒跨蹇
驢真好事、將身欲入畫中誇、李學士仁老對溪乘興
云、山陰雪月正交輝、興盡孤舟卻棹還、何必揚眉資
目擊、茫然千界一毫端、四明狂客云、萬里吳天一棹歸、
荷花零落暮秋時、鏡湖風月元無主、何必君□乞一
枝、山陰陳迹云、此身念念異前身、俯仰人間迹已陳、

頼有銀鉤留屋紙、山陰風月古今新、西塞風雨云、秋深笠澤紫鱗肥、雲盡西山片月輝、十幅蒲帆千頃玉、紅塵應不到蓑衣、文順公新意入妙、李學士孟讓清婉、李學士月季花云、萬斛丹砂開葛洪、何年深鎖小園中、芳根得柰雲霞色、故作仙葩不老紅、文烈公嘉瑚難近陶潛菊、芳信猶餘陸凱梅、不待嚴翁誇善幻、非時紅艶自徵開、文成公云、曾隨姚魏媚和風、一例看爲幻色空、他日雪中開最好、知渠不是雪時紅、文順公云、臘梅秋菊巧侵奪、輕讓春紅已莫干、爲有此花專四序、一時偏艶不堪看、貞肅公云、東君太後覓無因、

始覺公家是主人、不爾豈能私造化、一盆培養四時
春、李學士詩云、丹砂又言雲霞、此所謂喻中之喻也、如
用他人韻賦之、押法字甚善、文烈公詩如言七八月
開花、文安公詩雖止言春及冬、其意已盡、文順公具
言而辭趣深動、貞肅公亦言四時、尚有新意、
文烈公和慧素師猫兒云、螻蟻道存狼虎仁、不須違
妄始求真、吾師慧眼無分別、物物皆呈清淨身、文順
公蝨云、蜚蟲形可憎、爬齧行亦澁、羣去且莫辭、尚月
中入、眉髮蟻云、自動斗鏖鬪、穴深山恐頹、功名珠幾
曲、富貴夢初回、文順公形容甚工、李學士句句皆用

車、文烈公寄意浮屠、言理最深、大抵體物之作、用事不如言理、言理不如形容、然其工拙在乎構意造辭耳、李學士逍遙園云、接輿當日談肩吾綽約神人在藐姑、唯有神高汾水側杳然親見雪肌膚、文順公獨樂園云、一泉寒水呼隣汲、滿榻淸風共客分、唯有名園靜中樂、不曾容易使人聞、金翰林淸暑軒云、下嶺飛泉尚有情、穿林落沼響泠泠、若觀一性無分別、尋大波瀾卽四溟、李學士奇辭妙意、全用南華篇、文順公出自新趣、金翰林使浮屠語、古人云、蘓子瞻雖言辭浩瀚、有餘意近於浮屠、非誦風騷之作、若文烈公猶兒詩、

是荅慧素師、金翰林清軒詩是題僧舍、宜以淨層言之也其他作不應淺異、

文烈公菊花云、一夜秋風萬樹空、菊花纔發兩三叢、素無情逐春去、朝雲獨自蘊、公文順公云青帝司花剪刻多、何如白帝又司花、金風日日吹蕭瑟、把底陽和放艷葩、金翰林云芬敷恨不及春風露冷霜悽慘玉容、歲晩芳心誰獨識、殘叢尚有愛花蜂、李學士重九後云、莫將殘艷怨居諸、一掬秋香久尚餘、人意不隨時自變、龍陽何若泣前魚、今古多以美女比花、文烈用美人事、意雖精當、東則竊狗眉叟用龍陽事、此

詩家意外之喻最警、又賦鸚鵡云、語言愈巧身愈困、須信聲非死識難、皆類此、金詩有風　自寓之意、讀之悽然有感、文順公不用事不取比、直穿天心而已、李學士梅花云、青帝含情玉作花、素衣真箇在施家、幾欺醉尉昏昏眼、錯認林中縞袂斜、皇祖和金樞密玉梅云、姑射氷膚雪作衣、香脣曉露吸珠璣、應嫌俗藥春紅粲、欲向瑤培駕鶴飛、文順公梨花云、初疑枝上雪黏華、爲有清香認是花、飛來易見穿青樹、落去難知混白沙、金翰林李花云、悽風冷雨濕枯根、一樹枯根一樹狂花獨放春、無奈異香來聚蜜、漢宮重見

李夫人、李學士眉叟李花云、曾將玉鹿駕雲車、入處瓊宮十八餘、樹下初生因作姓、從玆仙李便扶疎、梅花二首用事雖異、皆取色言、李花兩首用事有深淺、優劣自分、眉叟但言李不言花、雖用事深何工、文順公平不好用事、蓋尚新意耳、

宋貢英公微時謁文肅公、公曰、子文章有臺閣氣、異日必顯、果如其言、文順公爲完山幕參軍、時承按廉符爲邊山所木使、作絕句云、權在擁軍榮可詫、官呼斫木辱堪知、邊山自古眞天府、好揀長材備棟樑、又云、曉寒虛閣生清籟、夕霽長天卷駮雲、門外幾人心皆隨指

媿予猶擁綺羅熏和友人云努力事文字休嫌秋未高須知三足鼎鑄自一錐毫公之宰相之氣於此三詩見已形矣予偶得金翰林集第一卷觀之卷首編宮詞八詠皆古人已陳之意耳復辭語淺局私心竊薄之漸披至兩三幅見醉時歌及河陽山莊用閣韻敘舊等長篇服其辭意清贍後復見八九卷清辭浩汗酣而不窮試富贍之才華也不然何以陳補闕意翰林云吟詩卧窮巷爽氣透屋浮上天結爲露散作人間秋翰林道中卽事云一徑青苔澁馬蹄蟬聲斷續路高低窮村婦女猶多愚笑聲尚斂眼柳溪源前

云、天翁尚貰漁翁、故遣江湖少順風、人世險巇君莫
笑自家猶在急流中、晨興云、竟日長流蜀道難、橫眠
始得一身閑、卻嫌枕上多情蝶、千里崎嶇訪故山、來
迹值雨云、黃塵漠漠濕精晃、舉扇西風厭污人、多謝
晚雲能作雨、半途淋洗滿衣塵、贈彌勒寺住老云、林
端窮眇路逶邐、境僻寧教俗士知、唯有雪衣松上鶴、
見公初到結廬時、秋晚月夜云、月落頑風起樹端、飛
霜滴滴葉聲乾、閑軒不用迎清月、瘦骨秋來徹夜寒、
興海道上云、桑間婦女趁微行、撥穀飛來繞樹鳴、只
為田家趁事報何人漏出管絃聲辭意清熟頗帶風

騷類多長篇巨韻或辭有宮禁富貴之作故但錄此
山野絕句而已觀其集疑有他山石來介於琴玉閒
由是編擴者無似耳
金壯元草慶頌文順公游燕曰園圍紅鱗沒復浮人
言得意好優游細思片隙無閑暇漁父方歸鷺又謀
聞鶯曰公子王孫擁綺羅每憑嬌唱助歡多東君亦
學人間樂開了千花遣爾歌問子曰孰勝子曰鶯詩
淺近魚詩雄深且有比興之趣此爲絕勝壯元曰不
然今古鶯詠皆不及此意惟公新鶯大意雖雄深已
陳則常也雖淺近新鷰則可驚子未能答今復思之金之言然

鄭舍人知常新雪云昨夜紛紛瑞雪新曉來鴉鷺賀中宸〔新霽〕朝賀輕風不動陰雲卷白玉花開萬樹春此詩和艷富贍非東坡所謂村學中雪詩矗嶺嵬岑繞郭來横空萬疊玉成堆水仙向曉游何處江山銀屏歷遍開李眉叟雪云暮風吹雪夭纖纖夜久渾疑月滿簷須信書生清透骨玉壺空掛水晶簾金詩淼白李詩淼清喻清之詩尤爽

李眉叟僧院茶磨云風輪不管蟻行遲月斧初揮玉屑飛法戲從來真自在晴天雷吼雪霏霏拾栗云霜餘脱實赤爛斑曉拾林間露未乾喚起兒童開宿火

燒殘殼道金丸一字一句巧琢請玩有人頌命妓名
玉盤珠改爲掌中珠云一箇明珠在玉盤銀河秋露
滴團團千回萬轉元無定豈若移來掌上看此詩疑眉
叟語也然於銀臺集中未詳則殆貞肅公所作也和
賀新榜第三人云韓信旌旗村碧江燕城趙辟一時
降論切縱在蕭張下國士從來罕有雙此詩非徒琢
磨其措意用事尤妙白芍藥云無賴千花夢已空一
叢香雪獨春風太真初罷溫泉浴白玉肌膚不點紅
文順公醉西施云嚴粧兩臉醉潮勻共道西施舊日
肩笑破吳家猶未足郤來還欲惱何人李眉叟盆竹

云水灎盆中玉鏡寒白沙培養碧琅玕渭濵湘岸俱
千里爭及軒窻取次看文順公和朴丞家盆竹云欲
試君賢豈一端悍根又耐石盆寒箇中尚有湘江意
直作擬天玉與看學士詩警於眼相國詩警於心然
水盆白沙　冝養菖蒲非養竹學者但取韻語清婉
而忘其意文安公和朴丞家賞稚相國賦瑞祥花云
新祥喜見滿枝春果向今朝得好賓瑞一家賢瑞國
誰収花瓷擬移人此詩亦警於心
金翰林聽起云鶴尾泒烟一縷青松風掠拂紙牕鳴
隔林野鳥呼殘夢驚破江南萬里行林者之云頗然

卧榻便忘形午枕風來睡自醒夢裡此身無處著乾坤都是一長亭文順公春日云睡鄉偏與醉鄉隣兩地歸來只一身九十日春都是夢夢中還作夢中人金詩意雖是即事林李兩詩意專譬起李詩尤可警

林先生椿贈李眉叟書云僕與吾子雖未讀東坡往往句法已畧相似矣豈非得於中者闇與之合今觀眉叟詩或有七字五字從東坡集來觀文順公詩無四五字奪東坡語其豪邁之氣富贍之體直與東坡吻合世以椿之文得古人體觀其文皆擬取古人語或至連數百綴之以爲己辭此非得其體奪其語

予嘗謁文安公有一僧持東坡集質疑於公讀至碧潭如見試白塔若相招一聯公吟味再三日古今詩集中罕見有如此新意近得李學士春卿詩稿見之警絶新意頗多其長篇中氣至末句而愈壯如千里驥足展走通衢未半途而勒止也

李眉叟明妃長篇略云昇年若貯黄金屋一笑聲中漢業空不教尤物留帝側延壽錯畫真是忠文順公云若將一女使和隣何恨胡沙委玉人狼子貪婪終莫厭可憐虐辱後宫嬪前詩美天機後詩言人情文順公蟬云不敢傍古柳恐驚枝上蟬莫教移別樹好

聽一嚴全眉叟詩飲風真自虛吸露亦至潔何事趁秋晨哀哀聲不絕眉叟詩言蟬甚詳文順公言簡意新丁叔盛而安邃於文章墨竹最妙嘗於侯家有一畫簇衆史皆着其圖本盛見之曰是劉賓客詩也頌其詩以校其畫歷歷無一差因曰士大夫揮掃例以詩為本若背其圖則畫工也鄭舍人知常醉題云桃花紅雨鳥喃喃繞屋青山閒翠嵐一頂烏紗慵不整醉眠花塢夢江南此詩可作畫圖看也陳補闕遊五台山云畫裡當年見五台掃雲蒼翠有高低今來萬壑爭流處却喜穿雲路不迷此古人所謂對境想畫

也
詩僧元湛謂予云今之士大夫作詩遠託異域人物
地名以爲本朝事實可笑如文順公南遊曰秋霜茶
盡呉中樹暮雨昏來楚外山雖造語清遠呉楚非我
地也未若前輩松京早發云初行馬坂人烟動及過
駝橋野意生非特辭新趣勝言辭甚的予答曰凡詩
人用事不必泥其本但寓意而已況復天下一家翰
墨同文胡彼此之有間僧服之
陳補闕澕評詩以文順公杜門云初如蔫蔫懷春女漸
作寒寒結夏僧如牙齒閒賓寮漸而有味李由之和

耆老相國詩云、睡倚乍寒青玉案、醉扶聊遣絳紗裙、如坦氷齊雪、令人心地爽然無累、賓齋之辭未若坦氷之語、僕於此評未服、彼坦氷之語、雖新進輩月鍛日琢、則萬有一得、賓齋之辭深得杜門之意、非老手固不可導陳與由之及當時鳴詩輩共和耆老相國詩、裙韻最強、至於復用、皆有難色、而由之導此陳即驚動、故有此語、陳補闕讀李春卿詩云、啾啾多言費楮毫三尺喙長只自勞、謫仙逸氣萬像外、一言足倒千詩豪、及第吳芮公目逸氣一言可得聞乎、陳曰藉子瞻品畫云、摩詰得之於象外、筆所未到氣已吞、詩畫亦、杜子美詩雖

五字中尚有氣吞象外李春卿於筆長篇亦象外得之是謂逸氣

謂逸語者欲其重也夫世之淺嘗輒止者不可與言詩況筆所未到之氣也

棄菴居士安淳之以曠世大手於文章頗推李眉叟嘗以書及詩求作汲古堂記再三猶不應李固迫之乃不得已作記以駁李所著汲古堂詩之意非之金翰林克己與安同邑又同時安之文集中未嘗一與金有唱和之作雖於吳先生世材一見嘆服不已見陳玉堂澕詩曰君才已過筠溪小進之可至東坡見文順公文藁作小序畧云發言成章頃刻百篇天縱神授清新俊逸人以公為李太白蓋實錄然以僕言

之其辭吟之際狂海蕩然錦腸爛然節已相類至於律格嚴整對偶真切於怱怱不暇中尤見切夫似過之也又作讀雅詩叙云詩三百篇非及出於聖賢之口而仲尼皆錄爲萬世之經者豈非以美刺之言發其性情之真而感動之切入人骨髓之深耶然則雖芻蕘賤隸苟其言中道則聖人之所不敢捨况大賢君子之所作文義俱勝華實相副者獨不入於雅頌之列乎余近得樂天集閱之縱横和裕而無鍛鍊之迹似近而遠既華而實詩之六義備矣芻蕘之言然白詩於風雅　之義深淺異耳其關於敎化一也杜

收自負文章俊逸識樂天之詩危雜淺陋當時雅德
若視日者皆從而作謗譁然同辭故至于今詩人雖
不及知古人所謂白俗之意者猶曰長慶雜詩何足
看也笑哉凡新學詩欲壯其氣力雖不讀可矣若搢
紳先覺閑居暇閱樂天忘慶非白詩莫可古人以白
公爲人才者盖其辭和易言風俗叙物理甚的於人
情也今觀文順公詩雖氣韻逸越侔於太白其道德
陳風諭略與白公契合可謂天才人才備矣
李史館允甫嘗與人評曰吾輩與李翰林春卿等詩
友三四人同作詩李先曰送來一兩雲還拆開了千

花天始闢一座閣筆終不吐一辭後與李同在禁林
時康廟大行誥院翰署皆作挽詞李曰未信質天終
不返却疑遊月儻還來院署諸老拱手嘆服時陳翰
林澕亦云九原一旦成千古四海三年遏八音不及
李遠矣又言九原非

李眉叟次韻崔平章和昌黎春雪詩六出欣新瑞一
章憶舊謡緗𣏌投隙駢光倩入池消皎皎斂潘鬢輕
輕闘楚腰玲瓏排夜色縣綴放春條賦與歸梨苑詩
情起灞橋敗鱗浮浩渺飛羽拂扶搖落絮先迷負行
雲已失朝爭輝嫌月照弄片欺風飄過凸高堆玉綠

平淨展綃滿庭商貨積殘詳訶還饒外王父金禮卿
云陽春還有雪欲作郢中謠細落乾相積遲回濕欲
消石揪鹽虎頂域絲玉龍腰柳失黃金線梅添白玉
條韓車拖縞帶羅杖綬銀橋懸酒醉深閑凝露袖斂
採寒威猶嵩臈𦢊邑巳先朝風急俄驚打烟籠未省
飄題詩難下筆寫景欲煩綃好入心懷潔休粘鬢髮
饒皇甫司文抗云冷襟鶯兒舌光凝鳳子腰郢歌聞
一曲張咏琢三條粉葉飄梅嶺銀濤卷五橋云云凡
霰溝平壠朧明夜自朝霓裳凌月舞柳絮逐風飄穎
道豈年瑞亮端舌巳饒梁待制南一云翠鬟埋嶽頂

縞帶束廊腰滿眼銀千界渾林玉萬條成斷隴及斤
膏償不終朝冷助吟肩聳輕隨舞袖飄入詩　緊
上畵巴迷銷四野如枰白還疑墨路饒前兩詩句句
皆佳後二首唯十二聯清苦
巳未仲夏晉康公第千葉榴花盛開公邀致李翰林
仁老金翰林克巳李留院湛之咸司直淳李先達奎
報請賦之席上占韻翁序最强李翰林云錦幄朝遮
日金鈴曉起翁李先達云爇香晴引蝶散火夜驚翁
次曰輕拔憐巧蝶悉踏禁闌翁次曰蘂繁難結子枝
弱不勝翁次曰蘂香風檻容弄影午庭翁次曰碧桃

空伴鶴青李謫來翁以錦幢聯爲第一筵篁於都下或曰此聯雖富贍婉艷其立對相似使事相近未免詩家一病後於南山里第北園小峰上別開以白茅爲蜂橡命之曰茅亭又請李仁老李奎報及金君綏李公老金良鏡李允甫作記皆當時名儒以李公奎報所述爲最遂勒板于亭上

貞肅公嘗言朴待制椿齡嘗見人佳作即感泣戒亦如之予聞其言嘗慕朴君不知其文何如也切欲見之今得一詩果深於詩者也題寶城公館思金太守儒云下患官卑尚不辭牛刀焉用割雞爲寸崇正

是思人樹峴岫依然隨淚碑父老餘談遺愛化兒童皁頌舊留詩背開跡壽顏回天天理茫茫不可知八嶺山絕頂上有危樓權學士適爲嶺南觀察題此樓云日月東南三面水乾坤上下一峰頭後人讀作乾坤之上下不知其句有味杜子美登樓詩云二儀清濁還高下上下亦高下當作乾坤還上下讀之則其句妙矣日月東西亦然

中原靈鵲寺倚峭壁俯蒼流結構古遠立屋縱二間橫析一間架空爲樓自下望之若懸其三稜高啄含天一握有一使臣姓崔亡名題千仞岩頭千古寺前

臨江水後依山上磨星斗屋三角半出虛空樓一間是寺形容曲盡於此未知他後續題者更道得何語每歲春秋轉大藏經及與消災道場皆命詩院詞臣作四韻音讚詩李公仁老初登詩院以謂音讚詩乃讚佛德也大抵賦道場莊嚴觀覽景致或歸美君王敘事詠情皆非也及製呈云靈山當日鶖巢肩濯濯還如出水蓮此雖句語有力鶖肩是苦行時事非讚萬德莊嚴也金貞肅公仁鏡云千古金仙事杳茫茫海東今日更張皇扶藴蒼翠真靈鷲道廣莊嚴是普光此用古事即今事可警蔡拾遺寶文云性空月滿

乾坤曉覺樹花開世界春此真讚佛也亦可云讚佛
寶通三寶亦得如陳補闕云兩手焦心經卷卷牛肩
山邑衲僧層層此讚僧寶也文順公琅函露濕龍聲到
紺席風生象踏行此通讚法寶僧寶也金貞肅公云
穿花玉漏青溪滴映日珠簾帝網重此即禁中事讚
法寶也趙直講文拔改穿花爲風傳則尤佳㦲三章
爽在綸院時云鍾吼遠醒三界夢殿嚴高壓五天空
雖將大地研爲墨難盡吾皇志願洪此詩當文廟創
立興王寺三層大殿特開慶讚道場故雖叙事可也
文順公云形勝新開白玉京江山王氣擁明堂更憑

佛力金城固寧畏胡鄉鐵騎強李學士云諸語出如鳴社戰戢靗鼓若須氷文順公當遷新都日穰狄兵李學士當虜災後招徠宜叙事如此陳補闕云禪朝案上香堆燼講夜簷頭月減稜雖語格清爽景致非也第一聯言語虗領聯景聯皆讚三寶落句言福利此音讚詩之範也雖鴻儒巨筆猶局其前範未免搦骨而文順公天變消災云虜吻流涎已足徵　文見又何懲天心似水雖難測佛力如山信可憑穰狄兵云殘魂虗張采邑軍吾皇專倚玉毫尊若教梵唱如龍吼寧有胡兒不慮奔其語豪放不局故拘凡滯俗者哉

議其僭褻趙肖講大藏道場云金章進勸宸郎拜綵
納後迎御步巡言君王舉動非也周官司議掌相以
詔揖讓之節注贊禮曰相以揖讓之節若王後漢謁者僕射
贊拜又唱贊百官拜若今之唱至魏始置通事舍人今諸道場親幸拜禮樞
密請左相之俗稱為勸拜趙用俗語
權學士適題珎冨驛云古驛名珎冨名珎冨意何雪
堆山玉滿柳拂路金多溪鮮桃紅錦村烟散碧羅眼
前雙戶長銀縷鬢手華學士曰戒特戲作也類於俳
詠李學士眉叟謝興天崖頭惠柴云平生不解趁炎
計珎重吾師惠也愚此語老儒閑中善戲耳雖唐宋

人有此軆脫後進不可效之
李學士眉叟春日江行云碧由峽峽攢筆刃滄江杳杳漲松烟暗雲陣陣成奇字萬里青天一幅箋此詩遣意雖大拘於類喩言不得肆如文順公苦熱云金烏自吐炎所噏反難翕自此日行遲留作煎人火安得巨空扇採籤遍天下近於類喩而言肆意大
崔學士孝著和朝滌暑亭詩云青同山腹長江帶翠揷雲頭遠岫眉如此類喩新進學詩者之軆也文順公浦口村云潮淸巧印當心月浦濶貪呑入口潮言口近於類喩非新進輩所得導乃作詩莫若於借字

爲喻然老手用之則語熟而意巧新學用之則語生
而意踈如梁待制和獨樂詩云霧翁山釀雨風槩谷
量烟語巧而意不大生關東叟曰詩率意立成者如
李太白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婉麗精巧若無留
思苦求者如潘公古鏡云篆經千古澁影濕一堂寒
此精思極處最爲辛苦以此觀之今世之爲警句者
殆未免辛苦之病也然庸才欲率立成則其語俚雜
俚雜之捷不如善琢之爲遲也善琢而至於極處恐
見崔雖借髓而宛文順公北山雜題云山人不出山
古逕荒苔沒應恐紅塵人欺我綠蘿月此詩置李白

集中未知孰是陳補闕聞人頌支禪師詩一句云翦
蕉飛減雨栽竹刱添秋以爲警句陳笑曰此乃兒童
語老儒不道也予嘗題山寺落句云碧刱落花深一
寸東風吹去又吹來此等句格乃老儒語也金翰林
云北軒聽足花陰轉梁燕將雛去又來雖不及陳詩
其語華緊相近

毅王遜于南荒有李洪者善畫寫真不題稱謂安於
東都艸堂朝夕禮事焉居士偶觀之乃作讚曰以
爲帝王之像幅巾鶴氅如呂翁以爲隱逸之姿豈準
顏如沛公却推之於丹墀玉座之上命不再通欲引

之叅長怪石之間氣尚不窮初疑孔雀鳳凰或恐李猶龍不然此必自天降靈數會河清或登春臺享或太平龍亢悔作一霧方驚遂復返於青冥者乎肯自寫醉睡先生真書其後曰有道不行不如醉有口不言不如睡先生醉睡杏花陰世上無人知此意夫頌者褒美功德讚亦其流也賦者原於詩派於詞精微析理曰論明據闢難曰策披文相質曰碑序事清潤曰銘表以達其誠疏以宣其志冊以紀功誄以美終箴是補闕檄楚傳論其文各有體讚之文要其從遷而不拘一格惟桑菴得之居士亦工於書畫每掃竹作詩

書其後嘗過李僕射世長宅有脩竹數叢新梢出檻公出一屏命畫師寫數梢頭而已題云樓下篁林百尺脩樓高只見數梢頭要看拔地千竿玉須循層層梯下此樓李文虎由之以詩讚之此君真態畫難工膠粉綴施氣已空居士手痕清似月幻移踈影上屏風痰豪李清皆播在人口

金盖仁居寧縣人也畜一狗甚憐嘗一日出行狗亦隨之盖仁醉卧道而睡野燒稱及狗乃濡身于傍川來往環繞以潤着草令絶火道氣盡乃斃盖仁既醒見狗迹悲感作歌寫哀起墳以葬植杖以誌之戍

獒樹、因名其地爲獒樹、樂譜中有犬墳曲、是也、後有人作詩云、人恥呼爲畜、公然負大恩、主危身不死、安足犬同論、晉陽公命門客作傳記行於世、意欲使世之受恩者知有以報也

十二徒冠童每夏會山林肆業、及秋而罷、多寓龍興歸法兩寺、一夕秋空月朗、爽氣襲人、咸司直淳、李先達湛之、王先達和遇、率童冠六七人、會歸法石橋閑小飲、用前人韻賦詩、李曰夏炎風掃去秋意月含來、咸王皆憮然自屈、聞者笑曰、此林椿先生句也、不知醉李濟竊耶、暗合耶、何毒王不知而自屈也、李使酒不檢、王

白杜元得珠為完山書記掖廳使方耿介好物、故特号醉李清玉赴闕留一絶、白即和云、星使朝天後柳營空自春無情青艸恶、況乃有情人、掖廳下床執手而謝及罷仕投闕晋康公聞其才召致、命書一團扇、白干蹟端麗、用筆靈速、得扇立書曰、江山非穠實、只倚信陵君、為禮成門老、能提十萬軍、公顧左右曰、眞箇走筆也、李學士眉叟使大金次韻漁陽懷古云、槿花低映碧山峰、邨酒初酣白玉容、舞罷霓裳歡未足、一朝雷雨送豬龍、後朱司成、百金為書狀官入大金、抵此和之云、一上鷄毛寺後峰、祿山曾此鍊軍容、只因欲奪雞

頭刈豈是半窩月化龍又宴會驪山玉蘂峯芙蓉耶
似酒酣容不知今有明馳使千里殷勤寄瑞龍眉叟
用韋心以辭語清新然槿花事語新而意不刱其次
韻峯龍兩字甚佳陳玉堂蓮萊蓬山丸甫同夜直禁
林時有前入大金書狀官某言廣寧府道傍有十三
山往來客子題詠頗多皆淺近未敲破的請兩君賦
之陳即援筆云巫山十二但聞名驛路偷閑午枕涼
剩有一峯雲雨惱傍人應笑夢魂長李云六七山抽
碧玉簪蔥龍佳氣削朝驂臨使客往來程從今嵩嶽嘉名減
只數奇峯二十三又少年蠟屐好登山踏盡衡巫岱

相先竪障歌唇外横拖醉脿前汗青輪擬月沐碧居真仙座皆戲詹携持一齋座歎

汗青沫碧別而生李同文云品因飛燕重畫自李龍先繡

幕搖飜浪琅庵鼓颭烟擺冷醒炎鼠揚冷飫潔韓天

云月圓今似古詩對後前飄拂身無垢凄凉意欲仙

畫宜留顧絶書不受錢　座曰擺冷揚冷之句辭意

清新尹之三句圓熟有力李秋書云碧月談筵上清

風孝枕前丹竈催龍火青樓用麝烟盤蝇隨影散野

馬驕風顛畫好安蘆鴨詞宜謝柳韓韓留院云蝶舞

横霞外魚跳細浪前地還清暑殿人即廣寒仙蛾着

遮蘭焰風翔護惠烟座　日李詩蘆鴨豈宜圖於小扇

三句皆用虫鳥雖句法清勝韓蝶蔫賦月傾扇失實
清暑一聯直舉人地言事疎遠李東觀云風生紬史
地月動演綸天制作義軒下炎涼家帝先信疎松栢
後切小粃糠前輕却携長耕凉於戲半仙剪蕉凝鳳
兩揮羽掃狼烟破熱肌如濯揚泠手似顛簸腰採帶
鳳耕首側冠雄顧借真清力驅除俗臭錢座曰前三
聯九妙以此詩爲第一尹曰此詩之意先深後淺是
爲倒格詩文順公爲翰林最後至走筆云戒欲洗煩
熱潛升程天捉來雙手後搖入六官前巳近高廚下
堪陳漢仗前月圓奔底妥風弱馭無仙飛白書紫霧

空青畫熟烟驅蚊雷巳靜蝶蝶胥將顛發發供頭鶴輕輕弄鬓蟬蓬瀛爭賦詠誰最歸青錢一座歎服無復聞言文順公曰李東觀風生制作信跡三聯真老杜詩也吾詩不及遠矣史館曰君井扇之喩九妙引高廚漢仗言禁中扇又妙吾詩安能抗

李學士眉叟曰吾杜門讀黃蘇兩集然後語遒然韻鏘然得作詩三昧文順公曰吾不襲古人語創出新意時人聞此言以爲兩公所入不同非也其趣雖異所入皆一門何也學者讀經史百家非得意而止將以習其語效其體重於心熟於工及賦詠之際心

與口相應發言成章故動無生澁之辭其不襲古人而出自新警者惟構意設文耳兩公所云不同者殆此而已詩文以氣爲主發於性意憑於氣言出於情情即意也而新奇之意立語尤難輒爲生澁雖文順公遍閱經史百家熏芳染彩故其辭自然富艶雖新意至微難狀處曲盡其言而皆精熟嘗賦明皇念奴云帝意方專看玉環尚知嬌艶念奴顔若均寵幸分人誇老羯何名敢作難雖使古人幸出此新意其立語殆不能至此工也夫才勝其情則雖無佳意語猶圓熟情勝其才則辭語鄙靡而不知有佳意情與才

兼得而後其詩有可觀文安公曰吳世才先生才識
絕倫嘗得類篇覽之曰爲學莫此爲急乃手寫畢頌
凡作者當先審字本凡與經史百家所用參會商酌
應筆即使辭輒强能發雖得巧語辭意不精强雖有
逸情豪氣無所發揚而終爲拙澁之詩文也李史館
允甫學識精博詩文皆有根蔕嘗笑後學使字屬辭
曰洗盡塲屋習氣然後文章可數也今之後輩下於
彼時遠矣例不事讀書務速進取習科舉易曉文章
得第猶未能勉益學業唯以抽青媲白立一對二琢
生斲冷以爲工耳故見前人詩文雅正簡古則

以爲朴質難曉雄深奇險則以爲詰屈難知宏贍和裕則以爲疎闊未工都不容思見今人詩文有集今古已陳之語之意更爲結構其辭至於生弱鄙俚則皆以爲清婉或以爲驚若殊不知見詩文有偃蹇不入我情者謂是爲已所未到處反覆詳閱至得其味而後已也噫時文大變至於俚俚一變至於不知其卒何若也近世尚東坡蓋愛其氣韻豪邁意愜言富用事恢博庶幾效得其體也今之後進讀東坡集非欲倣效以得其風骨但欲證據以爲用事之具剽竊不足道也况敢

學杜甫得其波郎文安公常允爲國朝制作引用古事悉文則六經三史詩則文選李杜韓柳此外諸家文集不宜據引爲用又曰至妙之辭久而得味辭近之作一見即悅學者當常熟讀之深思之期至於得意文順公曰曩余初見歐陽公集愛其富再見得佳處至于三拱手嘆服又見梅聖俞心竊輕之未識古今所以爲詩翁者及今見外若 中含骨鯁真詩中之精雋也知梅詩然後可謂知詩者也又曰古人評詩之意老而漸詳味無不得於戒心者唯謝公池塘生春艸未識佳處公之所云猶若是識者爲誰欲令有

聽論者曰此句出語天然發生春意初萌新綠之想
依然五字之間也或曰春光溫暖物像　華和裕之
辭自然流出是所取者也此意豈公不識處耶必有
賽不得之意與氣存乎其間不然言之者過矣李眉
叟小年時所作送春詩孤石碧蘿亭詩皆無不膾炙
人口以此名爲獨步及爲翰林以後見從前所作甚
鄙之人有言者輙慚惡皆焚之不編於家集中文順
公常謂人曰吾平生所作隨歲而進去年所作今年
視之可笑年年類此凡公少年時走筆立書略不構
思其語或有近於時體者則人皆傳寫以頌之至於

老貴閑吟絲詠覃思造語之作學者罕能悅其味然則知詩之難難復難矣予自少年入侍春坊至於今日無一歲無官責不暇專讀書徒以膚淺之學冒昧承乏官至學士秉筆汗顏何足知文章之勝劣妄爲筆舌哉但以及見老成人得聞餘論故粗記以所聞倚示後進云

補閑集卷中

補閑集卷下

守太尉崔　滋撰

有一好事者集聲律七字聯評之第其上下屬予曰彼雄深奇妙古雅宏遠之句必反覆詳閱久而後得味故學者不悅如工部詩之類也今所集若干聯皆一見卽悅之語可以資補閑君其錄於後編觀其所評皆不泥古人新以臆論之尚有可取列之于左新警如文順公萬日寺樓云渡了幾人舟自泛噪殘孤虎鳥猶鳴含蓄如河學士樂全閑居萬里行裝春已暮百年計活夜何長婉麗如文順公夏日卽事云簾

葉翳花春後在薄雲漏日雨中明清峭如皇祖北山
寺云蔭松聲清剎夜倚空山骨冷麼秋壯如金翰林
克巳云天馬足驕千里近海鰲頭壯五山輕富貴如
趙祭酒伯　鬻花別院笙歌咽車駕高門釣佩鳴
彩如文順公甘露寺云霜花照月添秋露海氣干雲
散夕霏飄逸如陳補闕江上云風吹釣叟帆邊雨山
染沙鷗影外秋清遠如皇祖北山雖居寺云別洞白
雲歌枕送到山明月卷簾迎齊巧如文順公興雖寺
云走藤遇曲難成杖卧木因高偶作梯志寫如李司
成百全東山溪亭云地側逆流雖湊北時平瀉水會

朝優游如文順公乞退後云周行世界閑僧坐遍閲
夫郎老妓休感懷如文順公病中云病憶故人空有
淚老思明主若爲情豪易如李眉叟林閉出沒幾多
屋天外有無何處山清駛如文順公北寺樓云閑雲
頃刻成千秋流水尋常作一聲金翰林云多情塞月
圓還缺少格山花落又開幽懤如金翰林識雨廢池
鮭閣閣桐風枯樹鵲查查文順公興王寺云厭鷹寒
麤单穴燥避風幽鳥擇枝低明媚如金翰林送紫茸
歸蕨蕨風催青于上江梅文順公雨晴草色連空綠
風暖梅花度嶺香此二聯一骨而兩送之聯其氣飄

肰爽黔如鄭舍人嶺南寺樓云一溪明月憑欄夜萬里清風卷箔天文順公北山寺云半壁夕陽飛鳥影滿山秋月冷猿聲龍潭寺云萬柳影中南北路一溪聲裡兩三家皆一骨也萬里清風之語尤佳華艷如外王父工李諫議紙云詰筆暖露紅藥露朝衣輕灑紫微風又工齊相國云滿衣花影朝還堂一徑松陰退冷齊李眉叟風細佩聲傳紫禁日高花影上紅墻又云日照花搖迎醉步月和蓮燭映回廊外王父花院雨晴紅露泣鎖墻月午碧霜乾此一聯皆一骨也滿衣花影之語句格尤勝侯杜如皇祖工文烈公西征

一聲鼓角青山裂萬里旌旗白日濛掃盡河山還舊主　回風月付詩翁三鰲山峻忠誠壯五鳳樓高國手雄文順公占韻賦晉康公第鱗松云乾坤捲入吹噓內艸木猶榮顧盻前崔承制宗蕃登高望長安云十川蛇遠平章洞三峴龍蟠學士家世稱松京五宅皆學士家三十峴中此五聯皆一骨也工文烈公三聯最爲清雄壯麗如劉司戎冲基初入新都云海爲門作琉璃闕山自花開錦繡都壬辰移居海上花山金翰林草閣新都夜直云一江風月金門遠萬國烟花玉輦春皆一骨而劉尤贍壯

毅廟辛酉都時白學士光臣管記黄州上歌謠云洞仙溪水千年邑岳嶺松風萬壑聲晉陽公孫女配東宮生男後公宴宗室諸王陳八洞樂觀之〔舊京諸坊号十二洞各有里樂及遷都猶渡晉陽公邑為八洞閱其樂〕東山洞進詞謠東山曲是重輝四中岳聲為萬歲三〔見子山為中岳其洞亦進樂〕花山洞云一門簪纓三韓會八洞笙歌萬壽聲此三聯一格也凡用故事不同或名號或言行大抵用事之聯罕有新意唯假借為用如有新意然失實眉叟云老太陶潛方止酒慵多杜甫不梳頭此用古人名又云附熱肯追氷氏子絶交偏恨孔方兄此假用名又要作洞

中秦侍士何須墓上漢征西用古人官皇祖云氷廳
掛鏡容寒士霸署摠綱激暖卿僚用官名文順公云
隨車醉者只全酒把甕丈人寧有機用古人語皇祖
云講官一生誰得鹿故人千里子知魚借用古人語
得鹿之語非知講底知魚之不關故人此皆借用文順公云世味淺深曾
染指人生得失已忘蹄染指借用古人事與上知魚借用語同
忘蹄僭用古人語詩家貴借用然用之不工則意反
而語生尹直講于一趙直講文叛同在國學考藝試
聞趙作詩云欲雨晴天半笑無風無月夜全聾尹吟
味良久曰此古人所謂僭字甚工也

皇祖九月二十五日夜月云巳稱涼扇藏秋篋漸見
寒鈎掛曉簾軆物精妙文順公再三和李需詠白云
笏光朝來退旋〻巴醉方醒亦爲奇警康日用御試占
韻賦雪云聲逐漁簑歸渭浦迹隨僧杖入天台此押
強韻甚工予入北朝見故燕地村家壁上題春前有
雨花開早秋後無霜葉落遲傍書曰端的此殆謂叙
事對屬端的也鄭與吟和文懿公羣詩云春芽綠日
河豚上秋葉黃時塞雁來此賦端的也叙事不及賦
物世傳文懿公見與吟此句曰吾詩不敢與此同板
遂削之此言之者過耳觀鄭詩雖端的新進刻燭賦

物𧨏爲急作者之體也昔爲童冠赴夏課會古韻急作
土卯云種時鳩始乳妝日雁初賓亦其體櫻桃云摘
來夏實珠千顆想得春花雪一枝此亦一骨而異體
有二生賦紋床一日下恐厭頭擎桂鐺中𡡾陷落絡
繩多一日青衫影裡承恩少畫角聲中得意多壓韻
之辭意巧語意瑣青衫之語非新進急作乃老儒語
也李侍郎需被人請走筆賦蒴子云裘皮尚有將軍
質著添猶存國士風恐管不留中漸窄恐歷多滯下
徹通恐管之聯與㒨辭之語格同其使恐留恐三字
尤生且踈然爲時俗所尚裘皮著添皆常談也若改

爲裹葦添身此聯有可觀

詩評曰氣尚生語欲熟初學之氣生然後壯氣還壯氣還然後老氣豪文順公少年時走筆皆氣生之句膾炙衆口如次韻文長老見贈云聽美工夫深巷雨夜寒消息一瓶氷又數篇詩句閙中迫一局碁聲靜夜喧又一洞烟霞僧富貴兩峰松月鶴生涯（其寺對兩峰）朝暮鳥聲門外樹古今人影路傍潭又階竹困陰深末長庭梅飽雨子初肥又顏逢美酒雙紅易眼爲佳人一白雛滿林白雪猿跳破半辟斜陽鳥啄殘竹根辟地龍腰曲蕉葉翻階鳳尾長蟠腹硯寒書易凍猊

啼鑪坐　還觀棋遺跡衣生皺省酒奇功語藏喧半
辭斜陽語格清爽省酒奇功氣生語熟古今人影辭
雖已陳屬意則新閑中迫辭辭淺而意不淺無衣子
爲太學生時時野行云劈筐柔女盛春色頂笠蓑翁
戴雨聲陳補闕云礪石樹腰成屬碾入地泉脚失瀑
溪劈筐之句氣與語俱生爲時俗所尚礪石辭氣雖
生語猶熟雖詩老亦驚
凡詩紀美自叙皆要其得實試用姓名故事是謂情
時趙文正公和崔琴兩相國唱和詩云貴系鷹後仙
源駕繼孫用同姓事各同鷗放手年別桂分恩此紀

矣得實崔琴皆忠肅公門下壯元故也崔相復和云
庭蘭同舊息門第接新孫自叙得實弄翰殘星詠臨
戎愛日思用同姓并得實也誥院孫得之和進云失
多名負得兒少姓甀孫此用同姓名之字爲自叙也
河直講千旦訪予曰康日用賦鷺鷥云飛冐碧山腰
吟未得對後眉叟對云占巢喬木頂戴之破胭凡
續　是好事如未得佳句則已何眉叟自揚巳短如
彼乎君其削去予對曰破閑所載鄭舍人至都門而
返黃彬彬慟哭下樓似乎過矣然先覺之言不敢擅
非況以占巢喬對飛冐碧熟矣何削河怒其拒突出

使太時座有兩三客吟味良久曰請各對之曰立峯青艸兩或起穿青壠首或睡偎紅蕖腮或立窺青沼面或斜穿明月脇畢自爲勝子戲曰康李兩老豈不能道俗筆此等句也客呵呵而罷

趙承宣伯琪文正公之子弱冠擢第不數年屢爲襯衣使過清風縣其監務升宗厚廳行謁拜而進曰我是嚴君同榜不幸陸沉年將七十始得此任　趙避席再拜作詩贈之曰青衫明外白頭翁曾共先人折桂叢同榜盡爲卿相貴可憐七十在清風　趙年二十餘詩語已老

崔相國保淳爲省郎時措大皇甫瓘往謁相國以畫松詩卷子示之皇即次韻擲寫曰蒼髯一叟老雲峰水墨傳眞筆是松無限子孫今滿洞大夫餘蔭有誰蒙相國驚曰此郎必占龍頭後果作成均試副元未幾又作金榜第一人

己酉仲春因事到古京宮丘墟有孤桐生大觀殿古址已拱矣日暮子規啼西檻不忍清然曉起見壁間有二絕問重修都監胥吏是誰作也答云是副使安措所書其一曰萬家煨燼一無遺殿上生桐自底時我老萬分親再造薰風用汝當支二曰不意皇都有

子規終宵啼月使人悲濟息往事汍瀾立曉倚孤桐
詠黍離此詩雖警策即事備詳可哀
予嘗書 上洛後爲遨頭復之任關所居廳事後欄
臨小池名之曰不勞亭種花竹其前及瓜代第四年
丁未春帶玉出鎮東南路巡歷上洛自收守至予鄉
校諸儒呈歌詩引啓騈塡街路有四大老年七八十
餘自號尚原四老呈短引并絶句詩四首其一曰前
爲藍袖後朱轓政最如公未聞草綠圓門虎生予至
今作㝡美談云其二曰不勞亭畔百花開曾是爲州
手自栽去後春光猶寂寞無情亦喜相君來予覽之

曰虎負子渡河去古人美之今來生子非善政也但取空獄云耳

古今警絕句不多如草堂江上云功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閨云卷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陳補闕云杜子美詩雖五字氣吞象外殆謂此等句也然白水之聯用惟亦二字為妙欲味其妙當閒中咀嚼崔壯元基靜四時詞云侵雪還萱草占霜有麥花白拈草堂語吳先生世才自敘云立壑孤忠赤才名兩鬢華暗竊草堂 皇祖初入金閨奉使江南留題曰雲霄第下纓連茹原隰蓬開忽斷根詩人以爲與杜子美日

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其琢句精工相似或云此等句格琢爲五字則絕妙七言則未工眉叟破閑云古今琢句之法唯杜少陵得之如日月籠中句吟味果如啖蔗陳補閑云三年旅枕庭闈月萬里征衣艸樹風未若艸堂三年笛裡關山月萬國兵前艸木風語悄意深李史館允甫平生嗜杜詩時時吟賞干戈送老儒一句曰此語天然道緊凡才固不得道宋翰林昌閭工部九江春艸外三峽暮帆前辭易意滑儻可及道史館笑曰其語意踈遠固非汝肯所識如古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此工部尋常語體古今幾人學杜

軆而莫能髣髴惟雲堂倚枕落花餘幾片閉門新竹
自千竿其語格清緊則同遣意閑雅過之蓋有倚枕
閉門之語耳史館嘗與李翰林公文順宿安和寺留詩
翰林曰廢興餘老木今古獨寒流史館曰昨猶雨尚
書州堂句也歸止寺壁題云晨鐘雲外濕午梵日邊
乾此奪工部晨鐘雲外濕勝地石堂烟句也於晨鐘言濕可矣於梵言
乾踈矣但對編切耳石堂烟句是氣吞之類也補閑只載本朝詩然言
詩不及杜言儒不及夫子故編末略及之凡詩琢鍊如工部妙則妙矣彼手
生者欲琢彌苦而拙澁愈甚虛雕肝腎而已豈若各
隨才局吐出天然無龐錯之痕今之事鍛鍊者皆師

貞肅公李眉叟曰章句之法不外是如使古人見之安知不謂生拙也

文以豪邁壯逸爲氣勁峻清駛爲骨正直精詳爲意富贍宏肆爲辭簡古倔強爲體若局生澁瑣弱蕪淺是病若是則新奇絕妙逸越含蓄險怪俊邁豪壯富貴雄深燥激切平淡高邈優閑夷曠清玩巧麗次之生拙野疎蹇澁寒枯淺俗蕪雅衰弱淫靡病也夫評詩者先以氣骨意格次以辭語聲律一般意格中其韻語或有勝劣一聯而兼得者蓋寡故所評之辭亦雜而不同詩格曰句老而字不俗理深而意不雜

才縱而氣不怒言簡而事不晦方入於風騷此言可
師
書命之作始於畢命冏命秦改命為制改令為詔漢
因之周官六辭三曰誥春秋作而誥絕元狩六年初
作誥告示大臣曰敕秦制也詔功曰冊凡封立用之
或有哀冊其文辭必簡而典實魏晉齊梁閒代王言
者其文尚浮縟唐興元稹芟繁辭作古訓齊辭以古
謨誥為準的常袞長於除書陽炎善於德音皆得制
誥體本朝詞誥古有典則及僞王代一變華靡令又
三變皆繁辭虛美甚者至類俳優戲讚文懿公

代內外制（唐制內翰林外中書內省郎外誥院）若干章目爲本朝

制誥規式

漢制帝書有四曰册曰制曰誥曰詔曰誡勑唐制王有七册制書勑書（令之批答同詔荐諸詔皆敕書）勑牒等是凡拜公相命將曰制皆用白麻貞觀中或用黃麻宣告百寮謂之宣麻（元和初雙日起草是日百寮立班於宣政殿下舍人奉制矩步而宣之）本朝除拜雖多合宣一麻故其制書首末章皆總諭通行末章以於戲或以噫字標其首惟中諸章紀諸公功德故各異每章篇律與首尾二章相協分編作諸公告身各一通是爲大官誥初用紙或用絹貞觀後用

綾敎書亦通行各附其編首宗室雖大誥不宣告廷會故不預宣麻舊制樞密僕射八座（魏隋唐皆以六尚書左右僕射爲八座）工將並小官誥近樞密使始預宣麻僧官誥視卿相大小各有差文懿公所撰中書門下揔省吏兵曹及行負姓名草押規式與今文不同中書所藏宋及遼金三國誥式亦各異宜從板本今文

元正冬至八關及聖上節日兩界兵馬諸牧都護府上賀表下中書第其高下以牓之舊時尚州牧上八關表云自葉飛來於漢殿愧乏雙鳧閱韶舞於舜庭願同百獸當時以爲警策或者言雙鳧縣令事也用

之牧守頒謬遷都後辛丑年八關表云衣冠雜遝新
都猶勝於舊都簫管鏘洋今樂不殊於古樂冬至表
云在木德盛夏延松檟之帝基及草仁深已暢花山
之王氣一時牓出二表皆居第一又元正表云璣衡
改度慶凝洛水之新都玉帛趨朝禮盛塗山之舊會
又皇風布和東國農桑之春早聖日爛遠北蒙兵革
之雪消節日表云錦江繞郭爲帝王萬世之都繡嶺
開宮復歌吹千秋之節牓出二表皆居第一
崔宣肅公宗峻天性清介自弱冠從仕無一犯罷位
侍中爲冢宰十五年明庭水洋年方乞退上賜几杖

不朝輔政如故尚收賀冬至狀云富貴瀟灑恬淡剛明門庭不雜塵埃奴隷猶爲氷玉清威不怒人皆聳而畏之華態多儀天然無所飾也終始一節彌諧五朝自從仕已來無有有司所劾四世平章之相繼莫高今日之蟬冠十年豪罕之罕聞况賜平生之鳩杖云云公特命狀答廉正無私忠貞自許紫袍繼藍袍之遺愛（其守曾爲書記往此州）銘閣尋黃閣之前轍（用貞肅公出上）所聞政理聲並重文章價不遺親舊枉示寒暄上洛芳梅遣使來綠野堂老中書紅藥無待主侍紫微舍人宜收製錦之功直躡演綸之地　凡宰相答賀狀例

以短簡文不過一兩行今此答至悉異常他州牧莫
不賛聽榮之
金政堂敞以金牓第三人爲晉陽門門下上客日以薦
賢助爲務無幾何拜相位逮年掌試同年進士韓惟
善登第於門下是年冬至尚收賀狀云白布登名於
成均同牓忝令門生青衿爲於晉陽公與公並時相
國今諸州牧賀表狀類多撲奪舊本此尚收表狀無
一二章畫葫蘆皆即事但辭不圓熟耳
古四六軆鑑非韓柳則宋三賢不及此者以文烈公
爲模範可矣文順公以逸氣豪才驅文辭必弘長至

於箋表必約辭短章不從駢儷律比者蒙古帝詔責戒
國條條意曲公爲表不可以一二章叙答故間或徵
其辭而駢儷律尚存其後爲蒙古表者例散其辭而以至
讓謝官職者漸效之尤爲不恭凡箋表限四六駢對
者欲謙檢而不越也以辭約義盡爲優隨唐以前肆
言無駢儷律自唐以降有對屬荒長尚非禮況散其辭
而無駢儷律是不恭也予少時嘗頌貞肅公場屋賦願
一效顰及登第後慕林宗庇鄭知常之爲四六竊欲
畫虎焉廼今反視從前所作皆生澁荒虛反類狗也
恨鵠於三賢及文烈公雖未得竊眞庶可彷彿於鶩

也
丁未春國家因胡冦備禦以三品官爲鎮撫使分遣
三方時金壯元之岱以刑部侍郎爲東南路按廉使
兼副行及正朝狀賀鎮撫使云鷄人報曉半糊楚之户
之鷄鳳詔頒春催洛荀池之鳳恭惟懷覇王之略通
天地曰儒文和文憲之一門積善必有慶司業司成
之六翔起資曾無難朝未枚還帝之權衡暮即授戎
門之節鉞制外威名二年魚鳥渾相識庶遂功業萬
國筆歌醉太平隔兩日除書到以鎮撫使爲右僕射
金又修狀致賀云新詔濕鷗之字千里而來前書洛鳳

之言三日乃驗恭惟才名蓋世德行絕倫黃閣四朝父宰相子宰相紅綫七世祖文章孫文章早躋清班歷遷要地談經辟水諸老先生無閒言揮翰玉堂自古詞人難到處政聲猶在於上洛籌判尚儔於兩垣不離兩制之榮便陟九卿之列提衡選士春開桃李之門仗鉞臨戎夏闢芙蓉之幕天子已忘於南顧國人爭傒於中興果得腥羶彌滿於通遐三方盡擾談笑指揮而鎮定一境獨完我勞也既獨賢宜賞之以不次累遷泮水御月改而轉清尋入栢臺憲風生而夏烈一年中累祭酒同成知臺顧重位當先推德況異人不

不徇資故除光祿大夫仍帶翰林學士豈唯賀鼂朝之善用柳亦欣吾道之大行此狀雖有推奨過實處其立語敘事精詳唯萬國笙歌之對浮誕可笑世以四六詩文爲別或云某工詩某工文某工四六而不可兼得是未入文章之室者各從門戶窺一班之說耳大手之下無施不可豈別有工拙哉況四六非別出於文蓋魏晉間著述者爲之工□長欲其覽之易也章分句斷駢四儷六以爲箴表啓詇此亦文之爲揭對者微因變爲箴甫音律之賦行於場屋欲試其代言奏章之才也如代王言雖散辭無對亦可令人

以四六別作一家釘摘古人語多至七八字或十餘字幸得其對自以爲工了無自然之語況旣有新意耶眉叟以林宗庇嵬崙函丈之對載於破閑吾不取焉及第柳和流蘭島寄京洛諸友云風生震澤雨入松江帆初能漸肥之水雪擁藍關馬不前何在之家秉筆小兒樂其新效之由是辭蔓而不情實意迂而不直切以至入翰林詞疏於佛天者例以繁言蕪辭非特辭語繁蕪或臆論佛神報應國家災祥戎狄猜趣以叙事弘長爲已之才是欺佛 人也 古人詞疏必以言約者豈其才不足爲弘長蓋恶浮虛取悃愊

表宣事由而已作者愼之
嘗讀文烈公集見大覺國師碑師以王子求出如來
聞道得賢首達摩天台慈恩南山等五宗法門至泗
上禮僧伽塔天竺寺禮觀音像皆放光明北遼天祐
帝聞其名送大藏經諸宗疏鈔六千九百餘卷燕京
法師雲諝高昌國闍梨尸羅嚩底亦皆以策書法服
爲問遼人來聘者皆請見吾使入遼則必問師安否
日本人求師碑誌其爲異國所尊如此師餘力外學
經史百子皆尋其根柢率爾落筆文辭平淡而有味
今得數詩嘗味之文烈公平淡之言信哉到飛來方

大禮普德聖師云涅槃方等教傳授自吾師兩聖橫經日（元曉義相受涅槃維摩經於師）高僧獨步時隨緣任南北在道勿迎隨可惜飛房後東明古國危（師本句麗盤龍寺沙門飛房至百濟孤大山後神人見於句高麗馬嶺告人曰汝國敗無日）題錦石庵云老苔斑似錦瑞石列如屏時有高僧倚長眠養性靈龍巖院云踏盡殘花上翠微徘徊瞻景欲忘歸他年若也酬前志高卧烟霞與世違

無㝵智國師戒膺講道外游刃於文章肅王邀入大內苦請留師作詩云雖勑嚴明辭未得巖猿松鶴別江東多年辛覓魚吞餌一旦翻爲鳥在籠無限旅愁

宮裏月有時歸夢洞中風不知何日君恩報瓶錫重
回對碧峰即往太白山下居將終焉 上復遣使徵之
屢詔不受
大鑑國師坦然筆蹟精妙詩格高淡所過多題詠三
角山文殊寺詩曰一室何寥廓萬緣俱寂寞路穿石
罅通泉透雲根落皓月掛簷楹涼風動林壑誰從彼
上人清坐學真樂作四威儀頌寄宋朝介諶禪師師
見而寶之即以衣鉢遙傳之安信居士住毗琴山白
雲庵師嘗訪之題詩于板後有人竊此詩板欲去已到
山下玄風官吏迹知之收在官府不知其真蹟今在

否
龜山曇秀禪師與郭璵處士金洪兩學士富轍洪瓘等爲
文會之交時睿王幸西都郭金洪皆扈駕唯曇秀不
得諸行在有詩寄云青雲二學士白日一仙翁並轡
巡遊下建禧扈從中大同楊柳雨長樂牧丹風應製
多佳句聯篇寄驛筒
僧無已自號大昏子隱居智異山餘三十年不釋一
衲每冬入山不出卷肚皮在帯索中春秋鼓肚遊山
日食三四斗一坐必浹旬起行則朗吟山偈山四面
七十餘處每病輒留一偈無住處詩曰此境本無住

何人起此堂唯餘無已者忝佳兩無妨語若疎易而寄意高深殆爽拾之流歟

國初有一名士隱居智異山操行高潔不涉人間事上聞之請迎謝曰外臣無所知王命不可容易受即閉房不出排戶入視之壁上唯書一句曰一片絲綸來入洞始知名字落人間跡之從北牖而遁眞隱者也

鄭參政國儉知南原日嘗行春屬邑過原川洞洞左石壁上有松林寺僧正思大書一絕曰古佛巖前水哀鳴復鳴咽應恨到人間永與雲山別翌日與老儒

梁積中建鄉擧薦結爲山水友後每論人物必以正
思爲詩僧中龍
檜巖寺有圓鏡國師手蹟在南樓東西壁及客室西
偏小樓間寺僧云大定甲午歲西都叛時大金使至
國朝忠西北路梗從春州路道導送一行舉入寺禮儀設
訖聚觀書一人曰貴人筆也一人曰此山人書蔬笋
之氣頗存時有僧統宗呂在其傍以實告二人皆喜
其言中乃題詩曰王子膏梁氣半存山僧蔬笋尚餘
痕顛張醉素無全骨却恨當年許作髡
毅王近贊邑好遊豫文忠肅公克謙時爲正言上疏

切諫之不從、及庚寅秋、武臣構亂、乘輿南遷、癸巳冬定山雉鳩驛新修公館畢、請工施壁彩、工當時妙手、姓朴亡名今共驛吏具言事實竊字西壁間畫一白衣着笠乘馬者、緣山路信轡徐驅、物色淒然、其童僕相携持藏行人見之、皆不知是何圖、後松廣社無衣子、壬午秋受請領道侶千餘人、將赴西原、抵宿此驛見之、咨嗟良久曰、此是諫臣去國圖、乃題詩曰、壁上何人畫此圖、諫臣去國事參差、山僧一見尚惆悵、何況當塗士大夫、噫畫工之意、前車屬此圖、禪師之識、舊畫留此詩、與古風雅君子無異也、後有二過客、次韻書壁曰、

曲堗言前不早圖焦頭後悔可追乎何人畫此諫臣
去満壁清風激懶夫次曰白衣黄帯諫臣圖是屈原
乎微子乎未正若非空去國不須麄底費工夫
恵文禪師天壽寺詩云路長門外人南北松老宮邊
月古今天龍寺云地泮花新意氷消水舊聲總韭云
中青藍訃鏥遺旨雁城環松巖月向盜鄭舍人石頭松
老一片月此病盜也人莫能擒
開泰寺僧統守真學疇識情奉勅勘大藏經正錯如
素所親譯河直講千旦作詩并以芥子一偈見寄師
卽次韻答之曰芥子吾宗所極論須彌巨海揔龍呑

處來經偈知何意卽事談玄報佛恩真老宿道談今
爲五教都僧統
知識沖歲初以南省登元籍金閨卽脫自往松廣社
修真晉陽公爲知秦事時因中使江南者以書遺茶
香及楞嚴經使將還請書欲報公師曰予以絕俗何
修書往復爲强迫之且以詩贈師卽次韻云壤鶴群
翹松頂月閑雲輕逐嶺頭風箇中面目同千里何更
新翻語一通卒不以書答此真謝世道人雖尚不似
今之以山林爲名欺摭經者
修禪社眞然師宰相之子筆法絕倫甲辰春自京師

還江南、道過雞龍山下一村、見有鶴棲千樹、體皓臆丹尾黔、居民長福云、此鶴來巢已七季矣、其雛每歲爲土梟所食、呼訴不已、哀感所鍾、一年頭始白、二年頭盡白、三季體渾白、及今季季覓其尼尾漸黑、然師異之、語同天英師、師曰、噫此所謂鶴頭人也、唾作詩曰、怨氣積頭成雪嶺、血痕沾臆化丹田、果如不惱他家子、四海膺毛一日玄、英師爲晉陽公所廢、住斷俗崗禪師時年三十餘、

權學士適入中朝、擢甲科、天子嘉之、直除華貫、使楊球書匠詰粧以玉軸金鈴、賜之、明年表請還、帝許之

將行、相者曰、君才高命薄、年不過四十、位不過四品、宜須大乘經以資業緣、學士心然之、約三月了誦法華、帝呼前令誦、無一字錯謬、帝乃嘉嘆、賜觀音像一幀、法華帝自法華書塔一幀、學士有二男一女、女即吾祖母也、觀音像吾祖家傳之、長子權公歎禮侍官語、次子爲浮屠、而傳法華塔、即沒、此塔流傳于外、人無知在、予守工洛時、新修米麵社、請萬德山道侶設會、一日昏時、忽有老僧持法華塔到明通謂云、吾是權學士內孫、與使君連戚、自吾傳此塔秘之久矣、聞君創蓮社、故來獻之、時道侶適至、鈴齋萬德社主天

因在其中聞之驚嘆未嘗有乃作詩讚云如來昔
在靈鷲山蓮華妙法三周宣是時寶塔從地湧古佛
讚嘆何殷懃何人幻八萬三昧竊出塔相尤精妍
言六萬九千字字螺螞如蟻旋鶺深一幅高半丈想
見高出何彌巍閒暇何處得此本流落南州今謄在
答言慕士學西來三月專精謁上篇玉皇宗周試諸
辭一獨孤水岸洛燕良將多寶同證藥時此塔嘉亭
賢一從學士工仙去青在曾各三人僕居哉使吾偶
自致此事荒怪詎能詮斷下拆珎諫羊子覓皇
知永碑即知今人是昔人嘴顧夫滿猶在無哉於此

法彌篤信願蓮社功垂圓龍天亦發嘆歡喜心靈訊
仍稱舊物還由來外物非我有目有真享專其權得
之何樂夫何感過眼變化如風烟君看此塔則別有
屬地轉天回曾不遷師年十七擢進士科旋入譽閣
其季冬者藝為第一生即謝世投萬德社剃髮道行
日進為一家之法

尹直講于一日僧家詩格有三語涉經倫偈頌體謂
之豆陽痕好作生酸語謂之捨水滴（僧家飯訖洗鉢水名捨水）豆
語寒枯謂之蔬筍氣西伯寺僧統時義李史館允甫
之舍弟也凡許其能詩嘗住歸正寺寺直有陶工安

太守求瓦樽缸師以詩寄之曰之二物自是瓦父
於毋於火生有翼使無不可墜不似鵠夷滑飽
則坐飢則卧空洞皤腹容醒賢平生可與陶隔宜當
錦筵奉豪士何抵死隨我山僧一瓢許已足用無處
討汝借況今酒禁日來急無物充汝餓餒茶湯欲供汝
芳惡汝未慣喉吻不得過汝於天地間唯口腹耳珍
重平不我捨似聞我城太守來萬戶流涎飲新化單
酌芳恩健民渴公餘樂實須玉單噴汝亭生天下無
軍時徃與賢太守飲無何大平樂長暇此詩雖使
公見之欠無三格之譏

補閑集 一冊 高麗崔滋撰

崔滋字樹德 初名安 又名宗裕 號東山（海州人 六世祖冲 稱海東孔子 世有聞人）允仁孫 康宗壬申登科

官太師平章事 致仕 謚文清

此集與李仁老破閑集 並稱二閑集 麗季雜纂 二閑之外有

櫟翁稗說傳于後世